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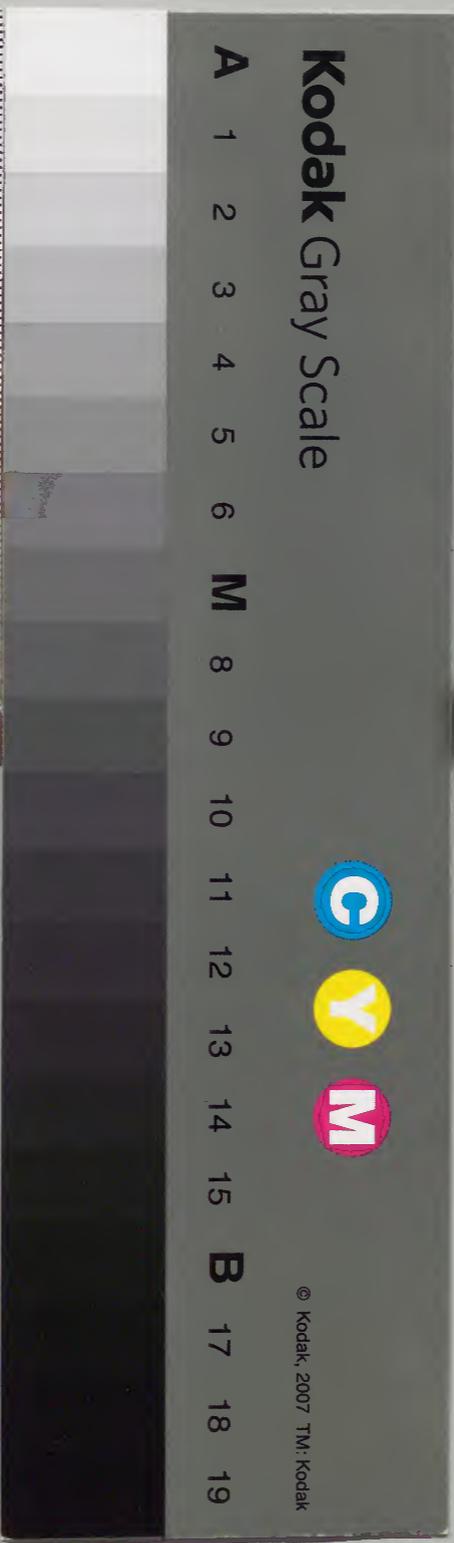


周易會通

漢書門
 八
 一
 三
 六
 八
 一
 四
 冊架兩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38
 冊數 10 (1)
 函號 273 64

273-6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周易會通序

淺草文庫



汪砥之才情卓犖悟絕倫於易學尤長初
從吾遊一試而大考之談業如我至丙午遂
捷矣嘗與論易如聽高禪挾秘密藏迥不
化猶人解癸丑北元出易解帙有金甲乙
之以示諸同志迄今會通書成細閱之覺曩

時余窺一班者砥之窺焉曩時余物未釋者
砥之釋否網收百家井井有條極比羣議
脉之無遺且不化一支一節解卦之旁通
爻之印合俱在全經引伸觸類而爻象畢
核至原取象望稽其實蓋不徒為舉業楷
梯真可化聖種羽翼耶後學幸乎哉立

解最明顯揆意最深意遠漏三豎泛
濫俾覽者不苦翻閱而百家妙義遽現
目前可謂以一時苦心貽學士永逸者乎嗟
易望易之某爻象不能盡立卦之義十翼
不能盡爻象之義注疏又不能窮十翼之義
飛精心磨勘去有實得者均輕著述也然

易亦豈難之哉伏羲之後割之周文周文
之後割之尼父之後割之諸子至砥之亦
乃獨解誰謂精易者不可據一得也要在
能會心耳傳曰初率天詞而揆其才必有
典常苟能其人道不虛行又曰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至變化吾願學

者操自心之神會聖人之神卦爻象詞析
及牛毛割若繭絲則千古心印照之室
焉知義文周孔以法不復有義文周孔
兼余嘉美是集因本以授梓人砥之歛
手謝曰小子不敏不能獨親過覽所賴友
人江楚餘纂輯多否夫江楚餘余未面至

人然觀為是也其慧心可想余願旦暮遇之矣

萬曆丁巳季夏



周易會通凡例

- 一看法大約融會卦旨貫通傳義不敢割裂亦不敢奇僻間有稍異必實有叅稽要于理无悠謬焉耳
- 一全旨有全彖合旨有六爻合旨有二卦合旨有繫辭合旨皆提綱挈領以求直截貫串不令經脉支離庶閱者一覽而關鍵了然也
- 一解說為後學設經義原自奧妙不依文直解洞然于心烏能搜取精微故先依經解義惟取簡約明顯腐辭支語不敢贅入至于卦名下如時說有△△之象占者如是盡行刪削
- 一立意惟取緊合經義便于舉業或習舊意或主新說一一考

據名公確然不易者方敢闡發其中博採諸說皆宏議卓識
 可佐傳義至於無根之言及一切斃學毫不參入
 一集說凡先代註疏名儒語錄及近日時說一議一見皆錄入
 無遺但其中有蕪人未發者必標姓氏其餘相沿之久漫无
 異同者盡為刪潤編集更不另標
 一取象皆依本卦正體至于互體變体複体積體移體半体似
 體反体伏體對体種々多端或曰漢儒增出不无穿鑿煩瑣
 間擇其妙合者而錄之耳

休寧後學 汪邦桂 編次
 江 柵

作易考原

伏羲 画卦

先儒論卦者謂八卦伏羲所画至于重卦王弼虞翻孔穎達
 朱震陸德明以為伏羲重卦鄭康成淳于俊以為神農重卦
 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司馬楊雄皇甫謐以為文王重卦今按
 書大禹謨云龜筮協從則重卦其來已久又周禮春官太卜
 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亦重卦也伏羲
 作卦因而重之宜不待神農以後但三易非伏羲之易乃伏
 羲重卦以後之易一曰連山一曰歸藏一曰周易連山首艮
 取成始成終之義烈山氏作夏人用之歸藏首坤取包含藏

聚之義軒轅氏作商人用之故夏時講學者所重在止商時講學者所重在靜二易不傳无從考證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商易簡連山藏于蘭臺歸藏于太卜是漢猶有此書偶未見于藝文志耳周易首乾坤取有天地而後有萬物之義周文王所作自周以後皆用

之

文王 係彖

義皇之易有畫无文周文王取伏羲六十四卦而一正一反演之首乾坤終既未濟故卦下元亨利貞等謂之彖辭彖詞即卦辭亦曰彖辭至如大哉乾元等乃孔子所作亦曰彖者乃什經之辭所謂彖之傳也

問彖辭獨歸之文王者何所考據曰據卦自我西郊及繫詞文王與紂之事故歸之文王也

周公 係爻

問孔子言庖羲文王並不言周公何以謂爻詞為周公所作且文王當憂患作易豈其獨缺爻詞唐王勣謂卦爻辭俱文王所作是否曰按本經王用亨于岐山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故馬融陸績等謂出于周公也

孔子 作十翼

漢書班固曰孔子晚而喜易讀之常編三絕而為之傳即十

翼也今按十翼次第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係五
下係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乃漢藝文志謂孔
子作四傳十翼象傳上象傳下象傳上象傳下四傳也繫辭
上繫辭下文言上文言下說卦上說卦中說卦下序卦上序
卦下雜卦十翼也

開列取象諸體

正體

如乾為良馬大畜之乾曰良馬 坤為衆晉之坤曰衆允 巽
為難中孚之巽曰翰音又為木漸之巽曰鴻漸于木又為白
大過之巽曰白茅又為進退巽之初曰進退 坎為盜解之
坎曰致寇又為血屯需之坎曰血 離為火離曰焚如旅之
離曰焚巢又為雉旅之離曰射雉又為日離曰日曷豐曰日
中離為乾卦噬嗑曰乾肉乾肺 艮為果旅剝之艮曰碩果
為徑路漸之艮曰陸大畜之艮曰衢 兌為口咸之兌曰輔
頰舌

此正体說卦傳備載有據集內多錄之

互體

如泰六五象歸妹二三四互為兌三四五互為震則成歸妹

變體

如剝六五變則成巽故象魚九巽為魚如中孚上巽則曰豚魚并下巽則曰鮒姑亦下巽則象有魚无魚剝六五艮而變巽也又如本義卦變訟云自遯而來之類

全體

如漸之六爻皆以鴻象上巽為鴻互坎為水鴻乃江邊水鳥故鴻字從江從鳥之類

半體

如小畜上巽得坎之下半體坎為雨因不成坎又巽風吹散故象不雨如上交變則成坎故曰既雨

積體

如比初象缶乃土煨成甗外實中虛以離取象離中画陰者土也全體離火也比初變則成震為仰盂積至四肖震至五象離象缶而坎水滿于仰盂之上故曰盈缶離之鼓缶坎之用缶皆三畫之離也

移體

如益上勿恒凶若轉移使震上巽下便為恒則不凶矣

復體

如中孚議獄凡獄皆取象于離噬嗑賁豐旅取獄皆離也中孚乃復画之離故象獄 小過乃復昼之坎故象飛鳥三四陽畫象鳥身也初二五上陰昼象鳥翼也 觀乃復画之艮初取象牛童艮少男為童也他卦凡言童者皆艮如大畜童牛旅童僕蒙童蒙皆艮也 大壯象復画之兌故為羝羊

似體

如頤中虛似離大過中實似坎故頤初曰靈龜取象于離為龜也大過上曰涉取象于坎為水也

反體

如謙上曰鳴謙反之為豫故初曰鳴豫之初即謙之上也 夬四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反之為姤故姤三亦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姤之三即夬之四也 損五十朋之龜反之為益故益二亦曰十朋之龜益之二即損之五也

對體

如履上卦乾為君下曰武人為于大君 師上卦坤為輿下曰輿尸 觀上卦巽為進退下曰觀我生進退 需上卦坎為水下曰于沙上卦坎為盜下曰致寇至 鼎上卦離為雉下曰雉膏 此下卦對上卦而取象者 剝下卦坤為輿上曰得輿 困下卦坎為赤上曰赤紱 此上卦對下卦而取象

者

伏體

如中孚之豚孚乃復昼之離_☲伏坎_☵為豕_豕乃見于陸地之猪豚乃隱于澤中之魚又如離五伏坎則象出涕沱若凡涕泣皆坎也

肖體

如同人之初前遇六偶有門象故曰于門隨之初前遇六偶有門象故曰出門凡居上為首居下為趾之類

此數條說卦傳不載无據但其中多有巧合僅錄一二其餘諸體不一似多冗雜不敢錄入

周易目錄

卷一

乾 坤 屯 蒙

卷二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卷三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卷四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五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卷六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卷七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周易會通卷之一

易論

汪都山曰。易字先儒謂日月象也。日月坎離精也。六十四卦皆坎離。則六十四卦皆日月而謂之易也。日中一奇。月中一偶。對待之體也。日常盈。月常缺。日在上。月在下。日有往。月有來。則消息流行。

繆昌期當時甫閱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猷可甫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梅楚餘甫全輯

上經會通 卷一
之。机也。交易變易。義無不具。而造化人事之理。畢於此矣。易之名。不易也。上經首乾坤。天地之大開闢也。自屯蒙以次相承。氣運漸開。世道漸變。至于太否。乃造化一大交會也。自同人大有以次相承。世道升降。賢才進退。至於剝復。理欲消長。事變日煩。至于坎離。又人道一大交會也。首乾坤萬物之大父母。終坎離天地之大索鑰。下經首咸恒。人倫之有夫婦。六。乾坤也。至損益。人事之有興衰。亦否太也。至震艮。人心之有動靜。六。剝復也。而終于既未。人情之有離合。亦坎離也。上經乃一陰一陽交會之大端。下經乃陰陽一消一息。千變萬化。交會之節目。又合上下經觀之。天地父母之尊也。坎離夫婦之別也。震艮兄弟之義也。巽兌姐妹之序也。

天尊地卑。君臣之道也。六子用事。六卿分職也。首乾坤。天地闢闢。陰陽各三十畫。至否太者。天地之交。而萬物之生出無窮焉。其所交者。一坎離中。昼精氣之相通也。首咸恒。少男少女之相配。長男長女之相守。夫婦之小天地也。陰陽各三十畫。至損益者。少男少女之通氣。長男長女之相薄。乃夫婦之交。而人類之生出無窮焉。其所以交者。既濟未濟。六。中二昼精氣之相通也。三十年為一世。六十年為花甲一周。天運循環。大抵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人事消息。大約机括。亦不過此。而一消一息。如一日之有晝夜。一歲之有寒暑。人事之得失憂患。吉凶禍福。其相為代謝。即晝夜一寒暑可知也。上經父母交。六子不交。至下經始交。上經

上經會通 卷一
乾坤之交居中而六子交于下經前與後者猶父母居室處堂上之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其居室對列于堂下之左右有尊卑自然之法象焉。以一日論則上經猶昼下經猶夜以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秋冬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離火用事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上經三十卦共六十卦體而離居六十體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共六十八體而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體也終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體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為下經陰極陽生下經豈不可復轉而為上經乎。

程敬承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以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恒坎水也離火也既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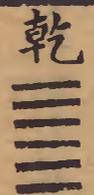
洪堯山曰易變易也六十四卦本自伏羲而謂之周易者以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係彖周公係爻而後易之用始大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贊乎此者耳故別之以周以著代也。

上經

乾   乾下坤上   坤下乾上   坤上乾下

陸庸成曰乾六爻皆為龍坤合卦乃為馬故乾爻曰六龍坤馬曰地類然則龍馬負圖之說有取於龍馬以其為天數地數即乾之

龍坤之馬也。出于河，天一生水而地二成之也。蘓子曰：變化而自用者，龍也。馴服而用於人者，馬也。故乾坤象焉。

乾  乾上

乾元亨利貞

純陽至健，故象天而名乾。乾，天道也。君道也。人君而得乾之道焉，則至健而無不通矣。至健而無不正矣。但見才力有餘，足以搃攬振刷，而豁達無礙，當得大通而為元亨。且其元亨者，又皆利在正固，純粹以精，而無偏倚駁雜之累，非徒恃其神謀雄斷，而以意氣用事者也。此健中自然之作用也。

健而無息之謂乾。卦辭俱根健來。元亨者，健足有為也。利貞者，善

利貞非
我同

用其健也。天地間凡柔者，不足有為。惟剛健則能有為。况乾之健之至者，凡柔者必邪。惟剛健則無私邪。况乾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况亨利貞是一時事。合下自然。元亨自然。利貞如時說元亨矣。又必利貞非也。夫不貞何以得元亨乎。主君道言。王道四達，不悖即亨也。王道至正，無私即貞也。孫賡菴曰：元亨即後萬國咸寧之謂。利貞即後時乘六龍之謂。

潘雪松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無方。此天之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係以元亨利貞以贊乾之無所不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無所不貫。李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

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無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為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歛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唐凝菴曰：乾何以言健也？以元亨利貞言也。四德周流循環。運無停機。自元而貞。固乾之一始終。貞下起元。則始而終。終而始。未有紀極矣。此乾德所為健也。人君以天德用事。而始終無間。則善體乾為治矣。

六爻合旨

李九我曰：龍陽物也。靈變莫測者也。六爻皆有聖德。故稱龍焉。其有潛見惕躍飛亢之不同者。時使之也。初其夷之清乎。二其尹之任乎。三其周公攝政之時乎。四其舜禹河南陽城之避乎。五其堯舜中天之日乎。上其堯舜遇子之不肖。湯武遇君之不悛乎。

聖識六龍共是

不悛乎。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以陽在下。德足潤澤生民。而時尚隱於側微。象龍之潛焉。宜晦處靜。俟勿輕出。以求用也。

程敬叅曰：易卦首乾。易爻首乾。初而劈頭稱一潛字。何也？氣先專。俞心初微隱。潛字中疑蓄許多變化。聖賢大學問大事功。俱自潛出耳。龍以不見為神。其見惕躍飛神靈不測。非以初之潛耶。潛之精神不露。故曰勿用。非兀然一無所用也。無用之用。用之所以為妙也。陸庸成曰：勿者我勿之也。毋微露其可用。而使人物色也。勿之精神。孰能窺之。蘇紫溪曰：潛便勿用。不潛便輕用矣。取象

潛龍使勿用不

乾體純剛象龍初始伏於地下象潛

胡雲峯曰乾之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意護微陽也坤之初六垢也履霜堅冰即女壯之意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者禁之之辭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者危之之辭

程子曰舜在側陋時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開時便是乾乾納於大麓時便是躍初地道之始故曰潛三人道之始故曰君子五天道之始故曰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際出潛離隱之時行且翌運龍飛沛澤寰區如龍見於田霖雨及物也此固盛德大人天下所快觀于

君民皆宜見之也

重德上利見以其德也陸庸成曰遯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常用出而聽人之用故在田也大人惟九五二不稱之者與五應故耳利見有行其德之意非徒觀見也取象初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故象田陽大陰小凡三畫中為人位九居二故象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權勢過盛豈不稱厲哉然性剛能慎是君子而能振刷精神憂勤志慮者有終日乾乾雖至夕猶惕若焉則夙夜匪懈處置自周大臣之責塞矣雖危何咎

九二即之
大人即
他日九
五之大
人利見
宜卑指
君言

大不惟
乃名露
入交之
始人心
原自至
徒也乾
乾即是
句強不
息

重剛者龍德之純也。不中以時位言，居下之上，止不中也，不必以
質性之偏說乾惕。大臣心存憂懼也，乃心體自然如此，毫末着力。
若認做慮患避禍，便非矣。程敬承曰：終日乾乾，非空自憂懼也。終
竟此日，合上乾下乾而健以行之。無息不體，此乾故曰乾乾。乾自
不已，體乾者自不息。如下文反復道是也。連用二乾字，即係詞連
用。二存字，大抵禹臯事業皆由心造。九三能打起精神如此磨礪，
做出事業自然萬全無失。故雖危无咎。王註謂九三為動心忍性
之學而能補過者也。王伯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苟之道也。
屢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取象以六五言，三于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下

乾終而上乾健，故曰乾乾居下卦之終，有終日而夕之象。
陸庸成曰：六爻不言凶，亦不言吉，純粹之中，維一吉字，不得也有
吉便有凶對矣。故人道備於三四，止曰无咎，可無大過，其惟聖人
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以陽居陰，本為能疑之人。居上之下，又處可疑之地，是聖
人時值改命而圖度夫天人去晉之間，不敢遽進，如龍之或躍
而猶在淵焉。如是而進，則順天應人，何咎之有。
主授受之，聖人言或者不是，猶豫狐疑，乃審之又審，不輕進耳。躍
者飛之漸，或則未便起也。朱子曰：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地，淵則通

即龍之
躍者至
之躍上

也曰或不
不敬天
離于淵
此是聖
人行權
妙用全
人不可
知處

乎上下一躍即飛在天夫既言躍則不復在淵矣猶曰在淵者四
或躍乃應初在淵而起也潘雪松曰淵龍所宅也在淵故能變化
飛騰安其身而後動審慎如是故无咎重進一邊 纂言曰見龍
在田者謂已見而在於田飛龍在天者謂已飛而在於天皆言其
已然故為已定之決詞而稱龍或躍在淵謂將躍而猶在於淵蓋
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疑詞而稱或 取象已離下體故象躍猶
在上體之下故象在淵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制禮作樂以
立臣民之極者澤施普矣如龍飛於天霖雨天下為德位兼隆

之大人也天下慶風雲之會沐膏澤之恩此其時矣臣民快觀
不亦宜乎

蘓子瞻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以九居五龍德在天
大人之道亨也見者尊仰之也利者被其澤也 取象六畫之卦
五為天故象在天三畫之卦五為人故象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陽極於上是撫盈成履盛滿亢龍之象聖人處此固有道
矣若不善處而與時俱亢則招損階敗能无悔乎

新說悔字更看得佳時講亢龍就作處極而不知返說非也亢者
時也聖人寧有亢哉時亢而聖人值焉聖人不能却也然而聖人

極是聖
人妙用
能既思

潛日然之理也

有悔息故必

一經會通

卷一

八

有悔道焉。程敬承曰：六爻始乎潛，終乎亢，而乾道豈遂以亢終。此時有復歸潛之機焉，而其妙在悔。識時通變之術，從有悔得也。陸庸成曰：悔，猶天心之復也。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悔。亢而有悔，龍德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堯禱舜，舜禱禹，禹伊周之復政，厥辟皆善處亢也。取象窮高曰亢。

陽極居終，皆亢象。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乾之六爻皆用九，則剛變為柔矣。是為君者，高明行以巽順，果敢出以渾厚，猶龍之剛猛在首，而人見其无也。吉之道也。

故進於七，而躬於九，窮則變矣。占用其變，故用九。乾六爻皆九。

妙在月字是聽六爻聽吾變化即時乘六龍也吉是德結之意

交皆變而為陰矣。要玩一用字，本剛而用之以柔，非剛之外別

有柔也。只是善用其剛，不以剛為物先耳。无首者，乾以剛健為體

而其用則屈伸變化莫測，其所向乃用之不見其首也。見人見之

也。程紫溪曰：此兼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也。交者交變

之義。龍者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為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

龍為首，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天道

潛見惕躍飛亢，當其時乘其物无少止息。如天道之動靜無端，陰

陽无始也。安見有首耶。羣龍未嘗无首，只是見到群龍无首則吉

陸庸成曰：乾剛惟能變，故亢復為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无終

也。乾之四德迭用不已，故貞下起元，非元始有也。老子曰：迎之不

一經會通

卷一

八

敬仲以
心推言
乃推本
之論

見其首得无首之說矣。敬仲曰：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為首也。意慮微作，則為私為己，好剛好進，安得不為首。唐疑菴曰：六龍各極其盛，並不言吉，必至无首方吉，甚矣龍德之貴全也。

游廣平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則陽知其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利永貞。項氏曰：乾主知，故曰見言吉在見，此理也。坤主行，故曰利言利在行，此事也。

彖曰：大哉元首。此贊乾元之大，而及聖人體元之功為通。章重元曰：天地間只一元氣流行，造化統天而生成萬物，聖人御天而生

附口說
大哉乾元
元宜以乾
元字為主

萬民皆元也。當與乾元者始而亨，章參看首即是冒，資始即資為性命太和也。統天即統其終始變化也。雲行節元，統乎亨，變化節元，統乎利貞。亨利貞皆元所統，此元之所以為大也。大明節聖人體元以亨萬民，首出節聖人體元以利貞萬民，此聖人所為善法乾元也。

大明終
始與見
群龍元
首意非
二

程敬承曰：凡天下有始者，未能為始也。乾惟无首，故无始。惟无始，故能資始。始者終之始也，故曰大明終始。終始時也，語六位為時成語，六龍為時乘，時終時始，是惟無終無始，此乾道之變化也。各正保合，變化之時，時至利貞，又復為元，而乾之始物者肇焉，故曰首出，即德无首中出也。聖人體元首物，則終始惟時，變化在我，而

萬國咸寧矣。程傳曰：元大也，在天為始物，在君為首物之德也。大明終始一句，是此章大關鍵。御天首物，非大明者能之乎。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之詞曰：元亨利貞。夫乾天也，元亨利貞，天生成之德也。自今觀之，大矣哉！乾之元乎，何也？天以生物為心，而元即其生生之心也。故化机一動，而物之生理生氣皆此發端。是萬物資始，元以始也。然此元氣流行，初無間斷，物之由始而終，皆其貫徹亨者。元之通利者，元之遂貞者，元之成是元非止為萬物資始，乃統貫天德者也。此乾元所為大也。然乾元之運始則必亨，當將

系亨時雲行雨施而品植之物與化機相觸而流，形形色色莫可遇也，則乾之亨也。夫天之元亨，固乘時生物矣。聖人者代天而生萬民者也，豈無所為元亨乎？彼天道貞下起元，終而復始，時焉而已。聖人心通造化，大明此始終之時，則見易理即是天道。六位終於上，始於初者，亦不過以時而成，由是乘此六龍變化之妙，運諸南面，張弛閤闢，與時偕行，而天道之終始自我御矣。此王道之行，有以開咸寧之基，即天之資始流形乎萬物也。聖人之元亨也。

首節元氣之始也。即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萬物所資以為始，乃見元也。蓋陽氣初動，太和氤氳，萬物資之以兆

自始即
是統天
須玩一
字

始。非元去始物也。一始萬始而生而成天之發育皆摠於乾元。故曰乃統天。姚承菴曰天生生不息而元之初動直貫終始而不息。是盡天之造化皆此元之統括也。乃字承資始來見其始直貫於終而終又為始。故下有終始之說。程敬承曰元者萬物所資以始也。原自無始。六復無終。春而冬。冬而又春。摠是一箇發生之氣貫通其間。故曰統天。惟資始乃為統天。惟統天乃見乾元之大也。

二節乾之亨即在流形上見。雲行句輕非以雲行雨施為亨也。蓋萬物資始乾元之後內有亨机。迎雲雨之化而自爾流形耳。流如

於外。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

三節聖人之元亨只在乘龍御天上。特字最重。終始原非兩截。終

即始之終。終無其終。始即終之始。始无其始。終始時也。時即天也。天即一元之統也。謂之大明者貫資始流形變化各正而言直會

一元之統天而默契之也。六位即六龍也。析之時有各當不得

纖毫出入。故謂之位。摠之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龍。蓋位者一定不可踰之名。龍者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

位。妙其不一者以應時。則統天者在我。天地之猶有憾者。我得以

先後而左右之。夫是之謂御天。要知天不外乎時。時乘六龍。即是

大明句
取重聖
人體元
全在此
可

御天與
統天相
應

御天。蘓氏曰：有得於時，即有得於易。固非趨時之外而有乘六龍也。有得於易，即有得於天。亦非乘六龍之外而有御天也。洪覺山曰：明者知也。乾知也。御者行也。天行也。然不曰行而曰乘，曰御者，上下進退之時，其幾在我耳。耿開封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程啟承曰：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元之始起於貞，元卒不為首也。由終而始，又由始而終，變化不息，故曰乾道變化。六龍之變化也。此由元亨說到利貞而貞則還元，是終又復為始矣。所謂終萬物始萬物，此終始之說也。大明終始，非心通變化者孰能之。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天道之運，不自元亨止也。通矣而復，由變而化，以鼓萬物之機。由是萬物之資始流形者，莫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蓋元亨時，生機在外，理猶未實，氣亦未滿。至此則華者以實，實者以成，而物之生理截然各足，不相假借，凌奪各正而不偏也。而就此各正中，太和之氣充滿完固，無少欠缺，滲漏渾然保全而凝合也。此皆乾道變化為之，故於此乃見乾之利貞也。夫天之利貞，萬物固咸寧矣。聖人者代天而成萬民者也，豈無所為利貞乎。蓋聖人當御天時，教養已敷，至此復何為哉。端拱庶物之上，以觀化成而已。如乾道變化而無為也，但見久道化成，萬國之民莫不遂生復性而咸寧矣。此王道之成，有以收御天之

效。即天之各正保合乎萬物也。聖人之利貞也。

乾道節乾道即乾元也。六龍六氣之運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故曰乾道變化元亨為變利貞為化自變而化從元亨而利貞也。性命太和共是萬物資始時所受於乾元者各正保合不可平。大凡萬物之生必具此理而後有以成其形。至于成形質而物之生理全矣。保合太和從各正上來非兩時事。潘雪松曰各正保合是乾之德能各正物之性命以保合此太和一元資始之氣。疑聚於形質之中而返於無迹也。陸庸成曰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化氣隨理足故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太和即資始時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復相合也。

乃利貞乃字承各正來由物乃見乾之利貞也貞以含元而不開萬物之始天地生生不息者保合太和也。洪覺山曰各正性命以保合太和為資始之端是天道之利貞所以終於元而始於元者也。流形變化之交後坤戰乾勞坎之際非剛健无息者不能故復揭乾道言之而曰乃利貞。各者分辨之意不相假借也。正者止於其所意不相侵奪也。保者守護之意不使漏洩也。合者會聚之意不使欠虧也。性命以生生之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生生之氣言而理在其中但各從所重言耳二句重太和邊蓋天地間總一太和之元氣耳。時說以各正屬秋時為利以保合屬冬時為貞分作兩時看者不可從。

鄭氏曰人物之生只是一團生氣而理寓焉此生處即是性即是天地之氣流行而賦之命此性命即二五中和之氣以其網緼所為以漸而變而謂之太和分之曰性命太和合之只是一箇生生之元氣也

谷正保
合德是
一箇元
始乃利
貞即元
統乎利
貞統天
在此處
見

首出節聖人利貞在萬國咸寧上首出庶物不是兀然无為是恭己正南面意乃自還其性命自復其太和之後主靜如此也咸寧則無一民不安其性命復其太和矣程啟承曰首即乾元所謂始也聖人體元以統天之道治天下故云庶物之首首萬物即能終萬物變變化化自然物各得所而咸寧之業成御天之功畢矣

又合旨

揚誠齋曰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

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故萬物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統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貞其變也新故為無常其化也消息為無迹謂有物即雲行雨施莫見所自来謂無物耶品物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来者其物之始乎何為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歟

吳一源曰易之道盡乎乾乾之道盡於元元也者統六龍之道而

貫乎亨利貞者也。孔子雖分為四德，而元為善之長，則亨利貞皆其支派也。元以長人，則合禮和義，幹事皆長人之一德也。是故元統天者也。萬物資始，此元也。品物流形，此元也。終始一元之終始也。變化一元之變化也。達於元而易無餘蘊矣。苟泥於乃利貞之言而不察其首尾，互相發明之意，遂以流形為亨，各正性命為利貞，以乘六龍為聖人之元，亨則雲行雨施，非變化即物既流形，非正性命即物資始於元，則性命太和在其中矣。流形則各正保合在其中矣。此元之賦於天為命，此元之受於物為性。此元之渾然不相悖害為太和，各正者萬物各具一元也。保合者萬物統會一堯也。故利貞即乾之性情，而以美利利天下。一乾始之大也。聖人作易，其示人體元之功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兩象皆天運行不已，何其健也。人心從乾健而來，原自不已，欲間而息，則失其健耳。惟君子絕無人欲，而全天之本然，則強自我勝而純亦不已，如天行之健矣。

不曰乾而曰健，健即乾也。此君子以聖人言自強，不是工夫，據見成說，自字要分曉。人心惺惺之體，本自強，猶天德之德，本自健。自強不息者，如其本然，乾體而已。蓋無欲則心體自然流行，自然不息而同一天行矣。宜一串說，不息者常自強也。

程敬承曰：天之健正於行，處見人之健亦於行。處見君子行此四

自強不息

體元即
是御天
與純天
一矣

德始而終終而始乃所謂自強不息也此心有一息不行即非天
行天行為行則天亦自我御矣要以自體即健體自強乃真強非
純乾君子孰能之楊止菴曰不息則天有息則人天人之分係
於一息幾微如此取象自強體乾象不息體重乾象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何謂潛龍勿用也言有聖德而側陋在下也故與時俱隱耳
周用齋曰陽在下也以下以人事言陽氣潛藏以下以天道言蓋
聖人於乾道合天人而發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何謂見龍在田也言以聖德而際明時遍及寰區而所施普也
澤物在德九二未得位而德已著聲望顯聞天下咸戴其德施普
即德溥而化也不可如時講德以位顯云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終日乾乾豈為無益之憂哉大臣有當盡之道正以重復踐行
之耳

○道本無止息體道之精神亦與道常運蓋大臣居高履危全憑此
心之運量也一說道即乾道也乾道不可一息不行片念稍息
即與天行不相似故乾而又乾反復行此道耳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或躍在淵則審而後進進必當可何咎之有

加一進字，斷其疑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飛龍在天者，言以大人之德，興起在天子之位，所謂乘龍御天，萬國咸寧者，皆吾身親見之矣。

程敬承曰：語稱天地曰造化，曰大造，造者天之為聖之事也。聖人居天位，行天道，所造於天下萬世者大矣。故曰大人造也。造字內有制作意。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龍有悔者，蓋處盈貴謙時，亢而心自盈，豈能久乎？必有悔矣。盈即亢也，以心言不可久，即有悔。程敬承曰：亢名時所不能遠者，處亢之道，在不盈耳。盈虛迭用，易之所以變通而能久也。或曰：亢盈也，知悔故不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六爻何用九哉？蓋以陽剛天德，固不可無，充不可先，先則純任剛矣，恐缺折而不可為也，故皆變而用九也。

病在一為字，為則有心於剛，便純任矣。豈知潛見惕躍飛亢，雖皆天德之用事，然其中自有時乘之妙，而非可人為者。不時乘而自為主，天德便不全矣。故揭不可為三字，示用九者所當知。呂東萊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有首而實未嘗為首也。蘓紫溪曰：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無首也。德本渾渾全全。

說一用
字便不
為首矣
若為首
便非用
九

用九分
明純是
天行

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無可為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無端。聖人之自強不息。不過如此耳。惟不為首。則能屈伸變化。方完天德之妙用耳。楊氏曰。人為資才所使。是為九所用。不能用九。能用九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意動則為首。則有我。是謂人而非天。

文言全直。潘雪松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性。而歸之體乾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之。欲二焉而不得也。李九我曰。上彖傳以天首。明乾義則以乾為天。而以元亨利貞為天之四德。此以人道明乾義。則以乾為君子。而以元亨

聖元此
卦旨合

利貞為君子之四德。首節言四德在人。中節言君子行此四德。末節言行四德者。惟健也。君子即是健。健則所行皆天。而四德能全體不息矣。夫始而具四德。天之未始不為人。終而全四德。人之未始不為天。天人合一。君子所以貴。自強不息歟。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四德。雖有分屬。要以一元為主。元者本來生生大德。萬善之所始也。嘉即善之通。生機發越。物物休暢也。利即善之宜。生理充足。物物各得也。貞即善之成。生機完固。物物歸根也。故體仁者德完其所大生。嘉會者禮合其所自始。乾始之利在我。故可以利物資始之脉。於此收藏。即於此培植。故足以幹事。搃之自元而貞復。自貞而元。一元生生不已。君子之行四德。亦生生不已。只一體元。

盡之矣。

文言一篇有六節，皆申彖傳象傳意。文什也，言舊文也，即彖爻詞也。乾坤加文言，以乾坤之道大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曰：四德運於天矣，獨不備於人乎？元之在人，也為吾心之慈愛，未有衆善而理先具，既有衆善而理兼該，與乾之始物，統天者一也。非善之長乎？亨之在人，也為吾心之秩序，天理之節文，於此備具，則人事之儀則齊，此萃聚與乾之品物流形者一也。非嘉之會乎？至於利，乃吾心裁制能辨名定分，則親疎貴賤各得其安而毫無乖戾矣，是即天道之遂物也。義之和也，至於貞，乃吾心靈覺能洞徹理道，則事至有主而成始成終，皆依之以立矣，是即天道之成物也。事之幹也，是四德在天者，未始不在人矣。

此元亨利貞，當仁禮義智看，但不可添出仁禮義智字，俱就人性本體說，不可涉下節用功意。

善之長善字，不外四德，長兼得之最先，統之甚大，二意。吳因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天地之仁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然後有此身，是仁乃吾之命根。若禮義智不過與生俱來，不若仁為身所自出，此謂得之最先。惟仁為身心所自出，故有生後舉身心所感觸。

若見都是此仁流注。人若沒了這一點生理。則四端萬善一齊滅絕。此謂統之甚大。

嘉之會。嘉是美。就善之通處。有許多嘉美也。會是聚集。潘雪松曰。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夏。百物休暢。孫質菴曰。時說都把禮儀威儀品節儀文之著見為嘉之會。竟不知講了三千三百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此嘉之會。惟就性體無文上體認。不可涉外面儀文上。蓋性中有無體之禮。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吾心也。吾心有自然之節文。而體之為齋莊中正。出之為恭敬辭讓。三千三百會聚於此。故曰嘉之會。

義之和。各得其宜之謂義。無所乖戾之謂和。非義而後和。非義處

即是和。蔡虛齋曰。和不生於和而生於嚴。和自利生也。程敬承曰。利者因物宜物。而不過物。即能諧物者也。故曰利乃義之和。以見私利非義。悖義非和也。吳一源曰。人知天地網緼之氣太和。而不知其所以為網緼者。物各付物。截然有定本。嚴肅也。人知天地嚴肅之氣為義。而不知其所以為嚴肅者。各因其分而遂其所宜。本太和也。是故人得天地之利。以為義。義也者。所以利天下。所以和天下。而非所以拂天下也。

事之幹。貞者靜而正也。但此貞字。當智看。若以知明守固說。恐犯下文。王伯厚曰。貞者元之本。貞下起元。是後來生生化之根。抵人將此實理。見得透徹。心有定主。不為是非動搖。隨他萬事萬變。

開口說
元善之
長則亨
利貞宜
報元來

成始成終。何者不根抵於此。所謂葉落歸根。故曰事之幹。
按亨利貞皆善也。使非元為之長。孰為會聚。孰為調和。孰為植幹。
信乎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

四德在人。能行者鮮。惟君子即仁為體。貫內外而悉元善之澤。
融則善之長在我矣。是能愛之分量也。豈不足以長人。嘉其所
會。從性初而完無體之品。節則嘉之會我得之矣。是經曲之自
合也。豈不足以合禮。因物處物。而使物各得其所利。則安生於
定分。和生於能均。義之和我得之矣。自足以和義也。知其正理

此長字
應前長
字

看合禮
亦屬本
來佳

而固守之。則持循有地。而應變無窮。事之幹在我矣。自足以幹
事也。此君子之盡性也。天道之元亨利貞。其悉體矣。
體仁不是體這箇仁。自家一身都是仁也。程敬承曰。天大德曰生。
此生脉即仁體也。君子體仁。渾身都是生机。一體萬體。一生萬生。
故足以長人。鄭氏曰。仁原是人體。仁者得其所為人而已。仁原
是長長人者。還其所為長而已。一說不以君長言。謂足以出類
拔萃也。
嘉會。程敬承曰。嘉之會。性體之本然也。君子於嘉之會。處毫無增
減。適符其本。然性體。此便是合禮。禮不在嘉。而在嘉之會。處。君子
得其所會。則何所不嘉。故曰足以合禮。按時講嘉會。皆指外面

本完義
君子盡
性相合

件件做得恰好非也。蓋外面經緯縱做得好，不過禮之散見而非其會聚也。若會聚處則在吾性中之亨，所謂無體之禮也。三千三百皆從此而殺布者，君子於吾性之會完完全全，莫不嘉美則秩序之精已葆，任他經曲儀制已合於本來之天則中矣。利物利者宜也，物以人言，利物者辨名定分使物各得其宜也。利物處即是義物而既利即是和，然義本自和，非是以利和之也。利則得乎義之和耳。汝吉曰：以已制物戾也，裁物適已屬也，得和義之意矣。利物處須知君子能完吾心之義而廓然大公，故能因物付物而利物也。葉爾瞻曰：禮統天下之同，而衆美咸萃，義辨天下之異，而衆遠俱調，此致中和之意。

貞固程敬承曰：上言貞者事之幹，此加一固字，何也？蓋凡事之幹依理以立，理之所在不可搖動，只怕情識用事耳。乾之貞本自固貞固者，猶云固守此貞也。天下事千枝萬葉不離一貞，貞固而根深矣。故足以幹事，謂事以有幹而成也。按造化至冬時不將實理收斂，疑固則春來之發生不茂，人心不將實理固守則萬事何所依以立乎？夫貞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四德惟君子能行矣，所以行者由君子天德之剛極天下之至健也。否則欲得間之，何以能全體哉？故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屬之乾者此也。

君子即當健字

此章以人道明乾義故此節直指君子以明經文非以經文証君子也天以元亨利貞生人生物而人得之以為生則何人不具此四德惟君子能全體者以君子之心自強不息也行以心言有流注不息之意非外面行也四德無處不流行此心稍有間斷即歇息矣洪覺山曰乾健也天行也知天行之行則君子之行其至矣行四德就是健不是健了然後行四德

看君子行仁即是健何非直

又總意陸庸成曰分為四德統為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以統天則君子之行總是仁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箇健以行仁是元為善長而更有一善為長之長也觀傳中說元便說乾元其旨深乎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自古隱者石隱憤世高隱為名皆非聖也此則以聖德而隱者是故以龍德自守不受易乎世以龍德自晦不求成乎名惟不易乎世必為世所遺矣而有龍德雖遯世无悶也惟不成乎名必為世所訾矣而有龍德雖不見是亦无悶也此豈以隱為高哉其心以為使時可樂則以龍德兼善天下令時可憂則以龍德獨善其身確乎所守之堅非富貴貧賤所能奪者此龍德而隱之事非特尋常隱者而已所

一經會通 卷一 二十四
以為潛龍也

此六段乃二節申象傳者何謂子曰設為問答此節申陽在下之意龍德是摠綱不易以下句句是龍德而隱之事不易二句只見得隱的意思无悶兩字見得心體實無芥蒂所以能不易不成也樂行三句是隨時變化之意龍德全在此處程敬承曰龍德而隱惟有龍德故能隱也不易不成謂其無心於必易必成則可謂其有心於逃世逃名則不可无悶之心即可樂可憂之心其憂樂皆為世道也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其心則固非必於憂遠而不能樂行也確乎其不可拔於兩則字內見得朱子曰此非專為退隱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隨時為而已嘗觀龍之潛也時出時沒而神靈不可測初之隱也亦時行時遠而變化不可知故曰龍德而隱樂行憂遠根无悶來蕪紫溪曰凡人之學問不深而潛者自炫聰明自任見解一切世味一切好名之心馳於胸中得不勝喜失不勝悶此身精神全在外隨時轉動如何不可拔不易乎世者胸中原無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无名心無世味則忘進退矣無名心則忘是非矣可行則行而亦可以遠可遠則遠而亦可以行吾之胸中原無加損也此之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汝吉曰潛而憂遠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龍德天德而人者之成心盡亡也不可拔者乾健之志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二有龍德而正當潛躍之中者也夫曰龍德則靈變不測似別有神奇矣不知聖人所致力者止脩其庸言庸行而已是故言無忽於庸而信為行無忽於庸而謹為謹信則吾心之誠存矣宜无邪之可閑矣而惺惺之心猶恐未謹未信而閑邪以存誠也即善蓋一世亦且謹信自如若不知存誠者為已至也而不伐為此所謂龍德也由是以龍德而正當潛躍之中但見普博周遍君民孚化有不知誰之所為矣此所謂正中也故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蓋

知二尚
未得位
且重
德不可
重時

言九二未居君位而已備君德此所以為大人而為利見也此申德施普之意前講猶照舊說以不伐以上為龍德德博而下為正中新說更佳程欽承曰此節歸重德上據本文曰龍德曰君德曰德博而化謹信存誠不伐皆語德也其曰正中不過以此別於潛龍耳時說重時誤矣又謂不伐以上為龍德德博以下為正中名誤矣閑邪存誠非待有邪而後閑也庸信庸謹奇衷已點而入於誠願誠有信之謹之而不能盡者必閑之益密存之益純乃可還乾始之元而歸性命之正動變而化所自来矣故閑者閑於無可閑而存者存於不待存此至誠無息境界所稱龍德而為大人之利見也

庸字根龍德來二之字不可以二亦字代蓋人知龍德之變化而不知龍德所以變化處只在平常日用之間謹信即誠也不謹信即邪也閑邪即是存誠誠之純粹曰善善之被及曰德不伐是無一毫自足意若說誇張便淺句句要自然意鄭氏曰善蓋一世而不伐忘乎善矣聖人固不自知其善非有心於遜之也聖人以吾之所以謹而信者庸言庸行而已矣原無善也原無可伐也此德之所以為廣博而深厚也而人被其德者亦化焉而不知聖人未嘗以吾之善為能有所及於人人之安能知吾之善一出於聖人而不與之相忘也夫德能使人化此君德也蘓紫溪曰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聖人之學則曰庸信庸謹此乾所以為易知也遜世原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君子終日云云何謂也子曰君子乾惕豈過慮哉蓋居危疑之地非德業進脩不能勝也故日乾夕惕者正欲德之進業之脩耳德何以進忠信之實心乃所以純天理而日進於高明業何以修脩省言詞使吾心之誠植立不搖乃所以敦實地而使居於大業也何以實用其功哉蓋德之極至謂之至而幾

即至之微妙也。誠知至之所在，而主忠信，以至之真心實意，必詣極而後已。則心與理會，而凡幾微之妙，皆吾心所默識者，可與極深而研幾也。幾知而德進矣。業之歸宿，謂之終，而義即終之散殊也。誠知終之所在，而修詞立誠，以終之躬行實踐，期止是而不迂，則身與理安，而凡當行之理，皆吾身所經歷者，可與豫存而時出也。義存而業修矣。進修如此，安往不冝哉。故居臣民之上，自能履盛滿而知戒，何驕乎。在一人之下，自足當大任而不惧，何憂乎。故乾乾因其時而惕，以畜進修，則雖危无咎矣。此申反復道之意。君子一句是綱，忠信四句是進脩條件。知止四句是進修實功。居上以下是進修效驗。程敬承曰：日乾夕惕，豈

是空空憂慮任大責重處之最難。惟是進德修業，可以免咎。德何以進，忠信其所以也。業何以脩，修詞立誠其所以也。此只論大要耳。忠信工夫全在知至至之內用。修詞立誠工夫全在知終終之內用。至於可與幾而德進矣，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其終日乾乾夕惕，猶惕若之精神全注於此。以故德業日盛而已，不有夫何驕進修日勤而人不忘，夫何憂。樞約之存誠之一念，立誠之一事，而以處上下之間，無難矣。雖危何咎。蘓紫溪曰：九三一爻，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進德便是明德，修業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德非外來，是吾身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

假學問外飾而中漓陰非而陽是豈惟無得且併其固有者失之矣。又有一種虛談的人聽其言論聖賢無以遠過而全無一毫實事。吾儒掀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言取辦耶。忠信是一片真心全在天理上更無一毫夾雜亦無一念虛設。即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修詞非在片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行既言而顧行念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他治平事業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知終是忠信立誠之功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者天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終條理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為知至也以口耳為知者非真知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為知終也以見解為知者非真知也。與幾

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天德之化乎。化天道也。

看來理一也得於心為德。至與幾皆德體於身為業。終與義皆業。通節還重德邊以忠信為主業根德末誠即忠信也。孫氏曰天下事皆由心上做起存心不寔未有幹得事成者故有忠信之心心之誠也。然使徒有是心不能實實去幹事則此誠心亦未有安頓成立處。又何事業可居。故必修省言詞只在行事上用功使吾心之誠樹而不搖則行有實功故可以居業。修業居業一意業如屋宇未脩則修之既脩則居之。程敬承曰誠者成也立誠便做得成做得成便是可據之業不成不可為居也以忠信奠其基址而無以浮華搖之則業完而居安矣。

修詞不
必多出
行禮說
能討分
曉

有以忠
信為至
吟詞之
誠為業
者非

姚承菴曰知至而必至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個忠信知
終而必終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脩詞立誠德而曰進
必造到極致之地而后可故知至猶虛也在實有以至之夫至極
處即真幾微妙處幾非親履其域者不可與也與幾正見其能至
耳業而曰居必止得歸宿之所而後可故知終猶虛也在實有以
終之夫能止歸處即義理安頓處義非畢了其事者不可與存也
存義正見其能終耳吳因之曰與幾不是知幾蓋知至之所在
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造到至極田地而胸中所得幾微妙
不可以形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境界精義入神光景德
豈有不進乎

程敬承曰終之是完備得十分分事便收拾得十分分理存有時出不
窮終身取足之意因業用居字故義用存字時字當味因時而
惕故可及時而進

乾象天乾六爻達天矣達天之學始非潛不入中非庸莫依終非
乾惕不行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
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或云何謂也子曰此聖人相時之心未可以迹論也彼
在田安下在天安上皆有常也九四不安於下而六不遽上以
迹論似闇奸天位而為邪者然其心非為邪也進為飛退為見

皆有恒也。九四不安於退而六不遽進以迹論似不安鄉相而離群者然其心非離群也果何心哉。君子德業交修原不為一身為天下正欲及可上可進之時行此於天下耳此所以雖无為邪離群之心不暇計其迹也如是則時迫之而動不待已而起焉何然之有。

此串進无咎之意通節重欲及時三字上下六句總是原其心而非字與欲字相應。經緯曰君子德業達天何動非幾何幾非時時其靡常徐起而赴之。吳因之曰及字最有味時者是機會一日也先不得一日也後不得先一日便屬蹉厲後一日便屬固滯及者不先不後恰好正中機宜之意重在不後一邊緣是欲進欲上。

本旨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曰飛龍云何謂也子曰欲觀聖人先觀物理聲之同者此唱彼和而相應氣之同者此感彼應而相求水性潤下濕者先濡火性炎上燥者先燃龍興而致雲從龍也虎嘯而風生風從虎也感應之理在物且然况聖人乎故聖人作而興起於上德為之感臣民爭快覩者亦自然之理也豈有心於其間哉亦惟其類而已試觀動物本乎天首皆親上植物本乎地首皆

親下所以然者以動物得陽氣之多親上者陽從陽之類也植
物得陰氣之多親下者陰從陰之類也然則聖人中天地而興
人類之首也萬物尊聖人如天地人類之應也作而觀也又何
疑哉

此申大人造也之意重聖作物觀句要審二同字一類字同即類
也正所謂各從其類者同聲六句是起下本乎天三句是足上都
是無心意

潘雪松曰此廣陳利見之義蓋大人所以為大人者已詳於九二
閑邪而誠德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也物無不從
其類者萬物感應皆出自然一毫人力不與焉觀之者親之也

聖人作則為萬物造命而精神氣脉與物貫通自足以繫萬物之
心耳朱子曰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
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龍虎耳若是真龍虎必生風雲也
吳氏曰鶴鳴而子和一雞鳴而衆雞應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
取火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磁石鉄之母而可以引針同氣
相求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
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亢時貴善處也苟時亢而與俱
亢則尊為天子非不貴也不能長守其貴貴而无位矣首出庶

物非不高也。天下畔之，高而无民矣。賢人在下，非无輔也。不信仁賢，誰其輔之，所以動而有悔也。

此申盈不可久之意。有以二无字乃上九自无看，更佳。張幼子曰：无者自无之也。既謂之貴，自是有位，但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位，故曰无位。既謂之高，自是有民，但志滿不能巽志以體下民，故曰无民。既謂之賢人在下位，自是我輔，但志滿不能虛己以任賢，无輔耳。皆亢意也。應邦升曰：九五當位宜動，上九不當位不宜動。夫吉此悔吝生乎動，上九宜靜而動，故有悔。若順時不動，烏能有悔。爻詞但曰有悔，孔子中之曰動而有悔，言上九非决有悔，緣妄動則悔耳。聖人處此便无悔，只是不動。按貴而无位三句不平。

要着動字方与无字合意

對下二句皆相无

二三四節大旨 龍德而隱，節重德上下也。節重時位上，陽氣潛

藏，節重時上，要一節深一節，方得再申又申之意。

○潜龍勿用下也

潜龍勿用，豈德不足哉？時居下而未得位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見龍在田，德施雖普，猶未居君位而大為時用也。

二有君德，豈為時所棄？第時方出，潜尚非正位，故曰時舍。非不足於飛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終日乾：豈徒憂哉有志於進修而行所當行之事也。
事即進修之事曰行即天行不息之意。

○或躍在淵自試也

或躍在淵正審夫天人之際自試其時之可進而進也。
聖人明進止之義豈不諒可否而試哉特以禪受事大姑試其可
耳重進意是試其可為非不為也洪覺山曰自試自審也上下進
退之算存乎吾心非他人能與故曰自試也

○飛龍在天治也

飛龍在天豈虛位哉蓋五居上操三重以出治也。
重居上方切飛龍在天語意或曰龍德在上而天下化之以德而
不以刑政故上治也。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
以功皆治之上者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龍有悔則時當其窮故有災也。

程敬承曰窮則變變則通災之免也其惟聖人善處亢者乎。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君之象元君之德乾元用九是體剛而用之以柔則恩威迭
用天下无不治矣。

用九而曰乾元者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
之道純是剛健不息故謂之乾元用九敬仲曰非乾元則豈能用

九而不為所用。能用九則隨時而應。各得其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元包四德。故舉元以盡君道。程敬承曰。元仁德也。乾以元君萬物。故雷霆而濟以雨露。則物生。聖以元君萬民。故精明而濟以渾厚。則天下治。揚止菴曰。五爻言上治。用九搃六爻言天下治。天下上下六爻之象也。唐疑菴曰。此一段所謂六龍時成也。因時曲當。不相假借如此。

潛龍七節全旨。按此言天之氣運立說。陽氣潛藏。是天道晦冥閉塞之候。天行九道。雖熙太和之候。終日乾乾者。時當進修。故朝乾夕惕。君子居則見龍而思潛。出則見龍而思躍。在淵者。潛也。在淵者。潛也。故觀變相

幾不敢輕也。飛龍在天者。乘時無違。天命之歸於有德。亢龍有悔者。與時偕極。乃天令之。聖子滿盈。乃知天道未嘗過亢。君道不可過剛。故又曰乾元用九。總之六爻皆時也。六爻之時。天時也。各當其則而已。故曰乃見天則。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賢人出處。閑氣運之盛衰。潛龍勿用。豈獨以在下哉。亦以陽氣潛藏。正天地閉塞之會。而賢人隱遯之時也。

玩一氣字。以世運言。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見龍在田。雖曰時舍。然天下被德博之化者。已成文明之俗矣。

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德施普者已德及於天下文明者天下被其施普之德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終日乾乾固行事矣然危疑之地時當惕也亦與時偕行耳六爻皆時成也惟處危者時尤加謹故行事一隨乎時不息而進修亦不息也不終日乾乾則與時偕極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或躍在淵固自試矣然天命人心斷乎有歸乾道於此而乃革故不得不審而進也

前云自試如武王觀兵孟津之時此云乃革是戎衣一着之時玩

一乃字見不敢輕意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紫溪曰進德修業乘時者也時不得變革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得變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飛龍在天而能居上以治下者乃以天德而居天位位乎天德也

潘氏曰龍潛見惕躍皆非本位惟在天乃還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裂德與位為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居斯為飛龍在天此非無德而據尊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亢龍有悔所以不免於災者蓋亢時已極而我與借極故有悔也

時行借行可也時極借極是為不知變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柔適中天道自然之則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者豈无見而

然哉乃有見乎天則耳

用九冠以乾元謂以統天之德而妙用夫九也乾元者其體九者其用體與用合而成六龍之變化即是乘龍御天也則者有限制而不踰意以龍之變入豈其必於一定不知至無定之中有一定不可易之天則焉如也

之則君子所以為時也

則統六爻而歸一統其用其不名一節不膠一轍也

登之曰九元而用變正是自元而歸之元元之所為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與道變化之則蘓子瞻謂天以无首為則也

唐虞菴曰此一段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天則之見正无首之見也見其无首則爻爻皆見其為天德亦爻爻見其為天則矣六龍之乘因時變化不相膠滯又如此

乾元者合旨此章總是申明乾元之大與首章大哉乾元相應惟大故聖人用其道以平天下也前四節是分合以贊乾元申大

見還是
聖人見
之有作
于此可
見之見
首見天
明即是
結

哉乾元雲行雨施乾道變化三節。後二節是聖人以經體元申大
明終始首出庶物二節。天道也。治道也。摠歸元始一脉者也。程
敬承曰。此章提起乾元作主。即就乾始而贊其大大故。足以盡天
道也。亦足以盡君道御天即統天者之為也。信乎乾元大也。六
爻段不重。在天道而因及聖人。不可以四德運於天。具於易體
於聖。分作三項。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文言復以天道申彖傳之意。以為乾天也。天有元亨利貞。為而
乾元者主萬物之始而亨者也。一陽初動而物自无而有。自有
而著矣。利貞者主萬物之性情也。乾道變化而物之有者向

無無者含有矣。

不曰元亨而開口便說乾元。則聖人本意只把乾元為主矣。乾具
元亨利貞四德而資始。惟一元。乾元乾始也。惟无始有始。斯亨自
阻遏不住。始而亨者也。觀一而字可見。亨物者元亨之。這一點生
意直貫到底。到利貞時物。自有箇性情。此皆是元始之氣綿延
不息。以至於此。故第三節以乾始作主。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
統天也。始即萬物資始。亨即品物流形。性即各正性命。情即保
合太和。生理完足為性。而後來生。不息之机。即此胚胎為情。
即性所含之情。舊說謂四德无形難窺。生物有迹易見。善言天者
驗諸物。如此似以物為主。多一轉矣。宜以氣机言。將乾元一直說

不必在
物上認
出四德
以乾元
貫下更
直捷

下。摠之元氣流行。始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下又起元。何一息間斷。故而字直貫到性情。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然孰非一元統之。彼乾元之始。不惟物之亨者。恒於斯。且能以嘉美之利。天下而物各得宜。不相凌奪。物之利也。恒於斯。又能藏利物之用於無言。而神功歛寂。人莫能窺物之貞也。恒於斯。乾元之功用如此。不其大矣哉。

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故此承而贊之。更不費力。只看上文贊他。便見乾元之元也。已包亨字。利天下是使物各得其性。各得其形。利也。二。字。據本義則把

辭不言句妙

莫知其所以然也。乾始之成也。要知二。字。四德逐句分貼。若據經傳。則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情俱包在美利一句內。甚渾融。紀聞曰。止言利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說言利便有利有不利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然元之大孰非乾之大也。大哉乾乎。何以見其大也。專言其體則元始亨通利遂貞成專一不撓。何其剛也。兼言其用則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迭運不息。何其健也。自其行之也。元亨利貞不愆其序。見其中矣。自其立之也。元亨利貞各一其氣。見其正

乾字承上不作二層是

矣。且剛健極其剛健，不雜陰柔而純焉。中正極其中正，不雜邪惡而粹焉。且純者又純乎其純粹者，又粹乎其粹。超聲臭之表，有非名言能盡者。若是其精也。於精則所謂始亨性情者，其化不可測。所謂一元之運者，其神不可知。此乾所為大也。

前言乾元乾始，總是一箇乾。此即承上大矣。哉而贊之，但乾德之妙，非一言形容得盡。故著剛健中正等字，不必推高一層。以上為四德統於元，此為統於乾。蓋元即乾，乾即元。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正以元之運而無端。統天德而始終也。孫奭卷曰：剛健等字，只是就他氣統運動而為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出來，剛就體段說，如春夏便生長，秋冬便收藏。一毫過他不住，何剛也。健

就發用說，如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年年運行不息。何健也。中是元亨利貞之運行均適而不偏勝。如春夏秋冬各三箇月是也。正是元亨利貞之立位分明而不相混。如春只管生物，夏只管長物是也。純是純一不雜。如元之時純是一段始物之氣用。事亨之時純是一段生物之氣用。事。至利貞莫不然，更無一毫陰柔雜焉。粹是粹美無惡。如元本冲和之氣始物矣。至亨利貞皆極其冲和之美，更無一毫邪惡雜焉。精者元始亨通利遂貞成，皆維天之命。至微至妙。上天之載，無聲无臭，有不可以粗迹形容者。取義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語乾之大而至於精更無復可言矣。聖人寧無以發之哉。蓋天道不外乎時而說天莫辨於易。惟夫六爻發揮而潛見揚耀飛亢變動往來則凡元亨利貞為流行之情剛健中正為統體之情悉曲盡於時成中矣。然則聖人法乾為治寧外此哉。於焉乘六龍之變化運諸南面隨時變易天道自我御矣。由是政教洋溢而與天之雲行雨施者同其仁。天下以養以教者各得美利各足性情而平矣。夫乘龍御天即元之貫四德而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也。雲行雨施即元之始而亨也。天下平即萬物含元各足性情美利不言之化也。天道聖人一元盡之矣。

此二節六爻節輕如六位時成列。一重時乘句此皆元

聖人休
元處全
在乘龍

仁貫徹其間亦猶乾始。此聖人之治所為純粹以精也。程啟承曰語乾元之大而摠歸一精。故不容名言惟聖人以乾六爻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旁通無餘矣。何者六爻即六龍也。六龍一時也。惟此六龍足以闡乾之精。惟時乘此六龍足以御天之道。時之變化即精之妙。用妙用在我萬化歸元即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不必拘。以時乘雨施屬元亨以天下平屬利貞自始至終只是起初一點德意流注默令人遂生若性而元氣太和盎然於宇宙間豈不是蕩平。

情是乾之情微言之則精顯言之則情也。情而曰旁通六爻足以貫萬變矣。一卦足以周萬用矣。乘龍御天即此發揮旁通者通之

乎天下也。以乾之情通之乎天下之情。則天下平矣。夫何以云雲。行雨施也。行之施之時之乘也。六龍之妙用。四德之幹旋也。此便是生意之流通。此便是美利之各足。利貞性情。不即在始亨範圍中耶。故乘龍御天而天下平。惟體元者能之。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文言復申六爻之義。以為德業常相頌也。君子德已成矣。以措於行。則不日之間。可見功業之成也。今初曰龍非成德乎。宜日可見之行者。乃曰勿用。何哉。以初九時方潛耳。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機會未逢。故行而未成。事業未發。是以君子弗用也。

重隱而未見。句。惟成德者能為用。亦惟成德者能為弗用。初非德不足。阻於時也。以時而潛。則非有意長往者。易爻至五為行成之地。行而未成。事業未著也。時當潛而事業未著。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何以為成德之大人哉。亦由學以成之耳。理有萬殊。非學罔聚。則多聞多見。博以聚之。合之盡其大也。聚則混淆。非問罔辨。則廣詢博訪。問以辨之。析之極其精也。辨明矣。豈遽會於心乎。則優游以俟其化。而居之貴寬。居矣。可弗體於身乎。則純篤。

重仁 行仁 即是 仁德 以仁 為貴 成君 成德

以踐其理而行之貴仁然後德成而大人之名成焉易曰
蓋言九二未居君位而已備君德所以為大人而人利見之也
就聖學言釋九二為大人也曰大人則備君德矣君德蓋以學問
寬仁而成者庸言之信至不伐是德也此則其德所由成也程
敬承曰此言君德與龍德正中節何所分別蓋前節曰信曰謹曰
誠在心體上言其所謂誠即仁也然聖人雖是性天德亦豈能廢
學問不事故此又從學聚問辨說到寬居仁行裏面來此精一宗
旨博約全功也始之學問皆為求仁設至仁行而其心純焉即誠
也是學之成也仁是心無私欲行只是此理流行無間仁行即天
行也心之全德生生不窮與天同運無一息間斷也德必至體仁
而後德斯成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以行之便是君德

曰

周用齋曰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有自強不息之意乾道也故以直
內義以方外有收斂慎密之意坤道也其皆德所由成乎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必日乾夕惕而後无咎何也蓋以重剛能懼之資處不中
之位上不在天居一人之下下不在田冠百僚之上時當懼也
故乾因其時而惕以勝上下之任所以雖危无咎也九四
必或躍在淵而後无咎何也蓋以重剛能疑之資處不中之位

上不在天則元后未陟非定於為君也下不在田則脫迹百僚非定於為臣也中不在人則德崇業廣非定於進修也此正改革之際故上不遽上進不遽進或之也或之者正審夫天人之去留而疑之也故无咎

一爻宜

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是德至健也有能懼能疑之資也不中以時位言上不在天數句正所以不中也時位之可懼可疑者也胡雲峰曰下乾以二為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無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九四不在天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非謂人事已盡可以聽天正見天人交際之會進亦不可輕時亦不可失也或以迹言疑以心言疑即審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合德根
體乾元
未極是

九五之大人為人所利見者豈獨位哉以德為耳蓋德莫大於天地而天地之德本諸乾元日月所以明而不晦四時所以序而不惑鬼神所以吉凶不爽皆資乾元以為之者大人既全體乾元則與天地合德矣惟合德則見徹萬形日月合明為閭闢互用與四時合序為彰瘴得宜與鬼神合吉凶焉此皆在合

德中自然得之非待擬之而後合也。以之御天或先天以開人天不能遠乎大人也。或後天以立政則大人亦惟奉若天道而已。何也。我得其所以統天者則天固不出我之範圍。何先後之有間也。是天且弗遠矣。况於人者。天之所主。况於鬼神者。天之所運。且得而遠之乎。以之理幽而鬼神其依以之。治明而物各從類。固大人之餘事耳。何疑於利見耶。

舊說以合德四句論聖德。先天二句論制作。看來宜以合德句為主。潘雪松曰。德合天地合乾坤之元德也。明合日月序合四時。吉合鬼神乾道之變化也。皆大人上治之功。如此存之為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為天道。故曰後天。總在上四句都包有了。下面抽出

後天即
在先天

重在弗遠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有先天後天之功也。吳因之曰。先天後天總是一件。只要狀他橫行直撞與天為一。故分先後形容之。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分四時。別五常制禮作樂。網罟舟車一切開先創造者。總在天地間未有之事。然畢竟是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所原有。則曰後天。摠見得大人渾身是天。登之曰有。開必先先天之學也。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楊止菴曰。舊以先天為意之所為。然總有意便是後天。程子曰。聖人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二之則非。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天下有道。其鬼不

神大人握先天之柄。故莫之遠也。况於人言制作當乎人心。不必說利見。况於鬼神言。屈伸往來變化生成之理。舉不出大人範圍中。不可說卜筮恊從。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龍有悔。何言乎亢也。身有進退位。有存亡物。有得喪。亢者。惟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失所以處之之正。所以動而有悔也。求其善處而不至於悔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極必退。存極必亡。理勢之必然也。聖人知之而處以道。非先時警戒。則隨時變通。若此者。衆人昧之不知。賢人知之未盡。惟聖人之德誠精而明。則能燭道員而神。則善處故亢而無悔也。

矣。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以亢致悔。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故只見這一邊。不見那一邊。聖人胸中無物。原不曾留念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窺避退亡失之心。故那一邊如燭照計數。語云。身在塵中不見塵。此語最有味。知進退存亡。不是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不失其正。不是在進退存亡上處得來。聖人自是大綱畧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闔闢。日月四時之禪代。鬼神之屈伸。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

聖人即
是大明
終始六
位時成
者

一件不是陰陽消息盈虛之理流行變化于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此事從天下看聖人處得妙。遂以為神化莫測在聖人直如家常茶飯不足異也。摠之胸中不着利害兩字。只在天理上起念。天理未有終亢者。所以能燭照計數。隨時員轉。而善處於進退之間也。蕪紫溪曰。衆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人。聖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天。天有盈虛。况於人乎。知進知退。聖人之胸中原無進退也。知存知亡。聖人之胸中原無存亡也。靈覺所照。何所不知。中本自得。何所於失。故曰不失其正。歸於不失。天道之正而已。正者貞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始於元。終於貞。二曰仁。以行之。乾道之始也。上曰不失其正。乾道之終也。至謂乾元用九。則

貞元之妙。如環無端矣。張幼於曰。潛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安於潛也。亢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不至於亢也。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亡。則無得喪矣。

坤 三三 坤下
坤 三三 坤上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純陰至順。故象地而名坤。夫坤地道也。亦臣道也。人臣而得地道。為則順。而無碍。可得元亨。且所為元亨者。利於常守此順。如牝馬之貞。為。何言乎牝馬之貞也。論陰之分量。則居先非順。而居後為順。主義非順。而主利為順。往東北非順。而西南為順。

有誤說
不指臣
道言者

故君子而有攸往也。如以身而事君，歟先以倡謀，則迷而闇於臣道。惟居後則王事無成於臣道，有得焉主於斷制，則非臣之所主。惟主利則順以從君，乃臣所當主焉。如以人而事君，歟往西南而柔順是借，則同道相濟而得朋矣。往東北而剛暴是與，則異類相忤而喪朋矣。此皆臣道之貞也。君子能安之不變焉，則可以得元亨而吉矣。

坤順也。通節俱重順字。順者順乎陽也。以臣道言，順則無礙，故曰元亨。元亨亦據順之分量得為者言。與乾无所不元亨，異牝馬之貞，不必入健字，只是守此順不變，即貞也。君子以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之貞，先後不以一事首末言，只是任已先物，則致迷居後。後人則不失主利之字，乃順利之利，順其自然，而無造作之謂對。斷制者，非財利也。西南二句看二朋字，以朋類言，安守而不變也。安貞即利牝馬之貞也。此句摠上文而言。

朱子曰：坤減乾之半，故就前後言，沒了前一邊，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胡雲峰曰：乾言利貞，則無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無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看來坤配乾者也。故亦有元亨利貞四德，但其四德即乾之德。柔順以承之，而有終耳。亦合下便是至順，則無不通。至順則無不正。

一說照
象元亨
以地道
言君子
以下指
人法坤
之德言

經會通 卷一

而時說以牝馬之貞作戒詞者似非其作戒詞者謂坤又於君子
以下重言貞也豈知君體元故乾重元臣調元而無成代終故坤
重貞也陸庸成曰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為統
坤重貞以貞為安故乾之文言由元者善之長說起坤之文言由
至柔至靜貞字說起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然乾元始物而
無其始故用九曰無首坤貞成物而有其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
元皆是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
為貞故曰以太終曰無成而代有終

取象 陰有牝象乾為馬坤為牛從乾而稱之故曰牝馬 龍變
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
也順之至即健也故曰牝馬之貞 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

後天卦位巽離坤兌居西南乾坎艮震居東北坤道行於西南則
陰與陰為朋故曰得朋行於東北則陽非陰之朋故曰喪朋

彖曰全旨

全章以地道明坤義在柔順利貞截上言坤之德下

言君子法坤之德乾以天道言而配以聖人坤以地道言而應以
君子此乾道坤道之別 程敬承曰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
句德合无疆即從順處合也德惟順故厚 故能載守此順德而
不變曰貞攸行 此順也先迷失此順也惟後則順惟往西南而
不往東北則順 者一於從陽之謂坤德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
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此一章大槩也 鄭孩如曰資生者

經會通 卷一

元也。而曰乃順承天。順承其氣而行之。連亨利貞俱串了。含弘者利貞也。以含弘而為光大。則由貞起元。而馴至元亨地位也。摠之順承一乾之氣。自始至終。有常而不息者耳。故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非專言利貞也。乃由柔順之德。始物亨。物而底於利貞者也。乾主於元。坤主於貞。君尊臣卑之分也。故下文應地无疆。獨以安貞為言。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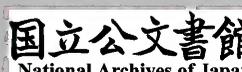
大哉乾元。固資始統天矣。坤之元。雖未如天。然就其分量。殆至極而無以加者乎。當萬物資始。不過有氣之始。尚未有形也。惟地之元氣發育。則形者始形。而物生肇端。罔不資於是矣。然所以生之者。坤未嘗自為也。天惟陽氣一施。坤特順承以生耳。非別為一氣也。坤元之至順如此。斯以為至乎。何以見坤之亨也。天之亨。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德无疆矣。而坤德之厚。凡物之資。始於乾者。悉囿於負荷之內。其德亦无疆焉。但見人生之時。化机之含蓄甚弘。而物生意無不包括。由是發露於外。而所光者。大盡物物生意。無不顯出焉。而品植之物。莫不暢茂而亨通矣。夫含弘光大。可以觀厚德焉。合於乾之雲行雨施也。品物咸亨。可以觀載物焉。合於乾之品物流形也。此之謂德合無疆也。其坤之亨乎。

天地原自合體故既云順承天又云德合无疆見坤之配乾相瀆為用也

執在上二句認出含字

首節造化原無兩箇元也天地間萬物生成只是一元之氣坤元特是後乾元一截耳玩一至字已見他由元亨直到利貞極處朱子曰萬物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初然氣机方動便是乾元萬物得之有生意便是資始氣動處施及於物便是坤元萬物得之有朕兆便是資生非乾既資始坤方去資生也坤所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一元之亨利貞乾始之而坤順之耳二節厚與順非有二也厚即順所積也張氏曰提順字於坤元元統四德則四德摠歸於一順是順非淺薄之德實配乾而同其悠久者故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此其所含可謂弘矣惟含弘故光大而品物隨之以咸亨宜串說咸字從大字來正萬物潔齊相

見時候程敬承曰乾元統天本无疆也坤之德何以能與之相合為用盖乾坤共一元乾之所始即承之以生實與乾同運並行以成化而無界限故曰德合无疆何以見其厚也彼資生時所承天以付於物者渾淪磅礴無減乾元之初故也含弘光大四字正形容厚德之妙坤虛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物於是乎咸亨亨者通也通於外未有不充於內者也故含弘先為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不謂之厚德而何陸庸成曰坤以藏之不獨利貞時可見即元亨亦至於藏故元獨醞釀之也至咸亨處盡發越矣而正見其厚必曰含弘曰含萬物盖其厚德所藏非發越能盡也若乾則主施而已故曰雲行雨施



取義各爻一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孚象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之利貞而曰牝馬何取哉蓋馬而曰牝陰物也乃地之類而性順矣然行地致遠又无疆焉是順而未始不健矣而坤之柔順利貞象之守無為之職順承天施固柔順也而順天者直至遂物成物各正保合而後已何利貞乎所謂順而健也牝馬之貞所由取也君子見坤之貞即吾人之貞也不徒體其順而行之不拂且體其健而守之不渝而坤之柔順而利貞者惟君子攸行之矣攸行何如陽以居先為道坤而居先則失坤之道宜其迷也陰以居後為常坤而居後則得坤之常宜其得也此

攸行者所必居後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者西南陰方乃其類也東北陽方非其類也陰從陰類固得朋矣苟知東北之非類轉而與柔順同事不終有得朋之慶此攸行者所以往西南也此皆貞也知後與西南之為貞而之則有得常得朋之吉矣不可應地之无疆乎蓋柔順利貞地无疆也惟君子安貞則安與地同順矣貞與地同健矣无疆之固上配於天君子亦下配於地矣所謂君子攸行者如此

攸行即行地之意
行健字
行在行

牝馬節重柔順利貞句地類二句引起之詞總是順而健意柔順利貞亦順而健也要着攸斂時說重貞邊君子攸行法坤貞以行



字惟行
故健也

也。乾之君子行此四德。坤之君子止曰安貞。至於應地无疆則貞同於坤矣。

先迷二節。根攸行來。發明君子之柔順利貞以見利牝馬之貞。貞者。卿曰先迷。後得先之迷。失柔順利貞之道也。後之得。柔順利貞之道也。非君子豈能審於先後之分耶。曰東南得朋。西北喪朋。一得一喪。皆柔順利貞之則也。故乃終有慶。非君子豈能審於得喪之間耶。凡此皆安於牝馬之貞而吉。所以應地无疆也。地以其順而應天之无疆。君子以其順而應地之无疆。歸於天道之无疆而已矣。唐凝菴曰。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天言御若天不能為主而君子為之主。本於乾之統天也。地言應若地自為地而君子自法之為君子。本於坤之承天也。

鄭孩如曰。人君法天當法其元。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人臣法地當法其貞。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形勢高下相因。至順極厚。坤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地非厚無以載物。德非厚何以載民。於是擴民胞物與之量。弘深仁厚澤之施。於以載物而使之遂生。復性亦猶地之含弘光大而品物咸亨矣。

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程敬承曰。地之厚德惟含弘。

君子之厚德亦惟含弘。生意滿腔。靡不翕聚。靡不包納。其載物无疆。與地何異。陸庸成曰。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東西南北無喪無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

六爻合旨

蘓軾溪曰。乾健也。坤順也。夫健非過於有為之謂也。

為其所當為也。順非一無所為之謂也。為而無所作為也。健而不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弛。則順亦健也。古君子之事君也。如地之承天也。載物在君而已。無名。事業在君而已。無功。寧含其章而不敢專。天下之成。寧括其囊而不敢徼。天下之譽。時而處後。時而亡。順也。時而正直。時而執方。亦順也。矜伐可克。而遠不忌。凡几可挹。而誼不忘規。茲其為坤道之純乎。至於貞鳥而永。大鳥而終。則順亦健矣。坤亦乾矣。引之於前而莫知其首。推之於後而莫睹其終。茲其三極之至妙者乎。

程敬承曰。坤雖減乾之半。然想牝馬之貞意思。他量已量人。錙銖不爽。一切好勝客氣。終始一毫不起。如這事未槩到我。做憑他滿眼風波。按定不動。若論自家分量上。便會趨時如赴也。決不挫過了機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是他了。天地間也只有這兩樣異人。

○初六履霜堅冰至

初六一陰始生。是小人用事之始也。夫一小人進其端。雖微其勢必至於黨與極盛。陵君子而禍國家矣。如履霜而堅冰必至。

也可不防其微哉

重謹初意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戰者成堅冰之禍取象履即

初象曰霜曰冰皆陰象履霜象初堅冰象上六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初六履霜而又曰堅冰者其初不過陰氣之始凝耳豈一旦為

堅冰哉惟馴致其陰道之盛所以至堅冰也然則一小人進而

衆小人具進皆君子馴致之耳使防之早國家豈受其禍哉

只提履霜堅冰四字下三句只是什他意思重始字

形於初也其道與上六同以理勢言馴有狎順意古今只為一馴

字壞了許大宇宙爻曰堅冰至慮其終也傳曰至堅冰防其始也

至危之辭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而廓然大公無

邪曲之私外方而物來順應有至當之矩且又極其盛大而无

念不直無事不方此二之德所以无不利也豈有待於習哉吾

知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一出於自然而已何學習而

後利

直者心之本體方之溼也方者心之妙用直之發也大者心體之

渾全直方之極也利就是直方大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

為而為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一說單以直字為主人之生也

二

玩小象
直以方
以字宜
以直為
圭

直其本性也。直則施為舉錯自无不方。直方則大不習无不利矣。是一串語。象曰直以方，看一以字當以方字屬動，惟內直故動於外者方也。唐凝菴曰：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德合无疆，則與乾並其大。惟以乾之德為德，故不習无不利。坤以簡能也。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

○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二之直方亦惟動而即直以方耳。有不動，則任其自然之性，而舉念即直，舉事即方也。此正不習无不利也。儼然地道之純矣。吾見天光發於溷養之餘，德輝著於踐履之熟，全體呈露，大用顯行矣。其道不亦光大乎。

先直如
五而出
則方直
方故大
大而化
故不習
化故光
地道含
萬物而
化光

○

動而即直以方，正是「不習无不利」處。正是得坤道之純處。故曰「地道光」。字應動字。程敬承曰：六二得坤道之純，故直指其道為地道。无不利字，即孟子以利為本，利字意謂自然而直。自然而方，無矯揉也。習則有利，有不利，不習便无不利。夫无不利者，坤之所以合乾而君子之所以應地也。地道光大。六二純乎坤道，則大而光矣。光者思為不憂性體獨呈之謂。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人臣之能代君終事者，固在於才，亦無樂乎以才自見也。六三以陰含陽，是華歆素具而深自韜晦，此非臣道之貞可守為常者乎。然居下之上則責任難辭，而王事有屬，故或以此章美時。

通部一
意含章
即在无
成有終
處見

出而達大事亦不過以無敢專成者輝煌帝治而代之有終耳
時說有以上段作士之窮下段作臣之達看非也上下俱以臣道
言重含章二字无成即含也有終即章也含章便有无成意含章
即是可貞或者時至而自發也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无成有終重
无成上有終特帶言耳陸氏曰非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也无成
即於有終處見之其不敢專成者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為始也
是即安於后得主利之貞者歟

蘓軾溪曰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則露才揚已天下國
家之事未免漫為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為貞乎惟有章而含之
無智名無勇功恂恂似不能言斷斷其無他技臣道之正也无成

有終正是含章君倡而臣和君先而臣後臣之章皆君之章也至
何功之有焉取象章從含取含從陰取无成從以陰承陽取有
終從下卦之終取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可貞豈終隱不發哉正欲俟時而發也及其以時出而從
王事能无成有終者由其章美素具智識光大真知分不可越
而職不可不盡也

爻於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此恐人悞認可
貞為韜晦故以時發二字表之吳因之曰尋常人欲含晦者多
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

發而以
時止是
善含

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終有一功一善。便無安着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故惟知光大。故能含晦光。謂見得明。大謂見得大。程敬承曰。彖言含弘。故光大。象言光大。故含章。互相發明。揔之。重含意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重陰不中。短於才。質是大臣過於謹密。不輕有為者也。象為括囊。如是則安分自守。雖無敗事之夫。亦无勛名之著。无咎亦无譽矣。

括囊非專在言語上。以默為主。一切經綸。俱韜藏不露也。是靜之至也。凡動俱有利害。故咎譽皆半焉。此則出乎利害之外。咎譽兩無所涉。大抵世人因好譽。故輕動。以致咎耳。

宜從此重无譽

不可以无譽者。得不好。无譽正是好處。所以无咎者。以此譽也。程敬承曰。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譽。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初六曰。不成乎名。者人之所競。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胡氏曰。三含章。四括囊。皆以韜晦不露為義。然含則有時可發。括則無時而出矣。取象陰虛體。有囊象。重陰結閉。有括囊象。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括囊无咎。无咎則不害矣。然以慎而不害也。此所以括囊也。

諸氏曰慎不害言其无失也不言其有得也得則譽矣

○六五黃裳元吉

五居上之中而以陰居尊是精一執中之德積於中而溫良樂易之德著於外以中德而暢於四肢則徽柔發於事業則渾厚黃裳之象而極治之道也何元吉如之

元易稱元吉皆原始得吉言貞吉皆要

蘓軾溪曰此當依文言解黃所謂黃中通理也大中之德積於中也裳所謂正位居體也大順之治彰於外也有以中順俱就治講文在中俱就心講亦可從但與文言之旨似悖黃中色中德所發自是謙卑遜順故曰裳以黃為裳猶言以中為順是君中處下之意耳取象天玄而地黃原是坤德上衣而下裳原是

坤體象曰文在中坤為文五居中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元吉者蓋順者致治之迹其文雖著於外而中者運治之精其文則涵於中也王道本乎天德也

文在中即美在其中意言中固所以為順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此之謂闇然之章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陰不敢抗陽者分也忘理也上六陰盛之極則亦不顧名分而與之爭矣為龍戰於野之象夫勢在則陽固不能自全而理在

則陰亦不能獨勝又為其血玄黃之象小人亦何利於抗君子哉

玩文言 燕于无 陽二句 則龍宜 指陽言

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微於陰故與陰俱稱血上講依舊說而新說更佳謂陰盛之極陽所不堪非陰與陽戰乃陽不肯讓陰而與之戰也野戰言非常度也畢竟陽為主陰為客然陰雖盛豈能獨傷陽哉兩敗俱傷而玄黃莫辨矣胡雲峯曰坤陰卦也臣道也六三曰王亦示有君也上六曰龍亦示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與春秋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也堅冰者防龍戰之禍於其始龍戰者著堅冰之戒於其終也取象龍陽象上有郊野象血陰象玄黃乾坤象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陰本非陽敵敢於戰何哉蓋由君子不能防小人於微使陰道至於窮極而然也若當始疑而早制之安有今日之禍哉此與初之堅冰相應二道同上六已窮之道即初六馴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見禍始於微而成於著卦終陰極陽生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則坤終而乾又始矣朱穆所謂陽道將盛而陰道負也程敬承曰亢龍曰窮龍戰亦曰窮則必變故乾用九坤用六取其變也變者窮之通也

○用六利永貞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入臣之正道也坤之陰柔若不足於守者

今六爻皆用六則變而為陽能永貞矣是其宅心制行確守忠貞之節持之久而不變也

此用六與乾用九同乾以君道言此以臣道言故高明者易亢惟无首則吉沉潜者易弛惟永貞為利永貞非順之外更有健只是常守此順即所謂利牝馬之貞也胡氏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定分也陰小似不能固守今用六而能永貞剛順而有常與健而不息者无別是能以大終也

大終即永貞非始小終大之說坤以代終者也乾以大始而此以大終不夫乃順承天之意

程沙隨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本所以大終乾主元終始故曰用九又曰不可為首重元也坤用六永貞又曰大終重貞也貞下起元即大矣此大終所為發也程敬承曰陽之極不為首是无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无終也此見天下未嘗一日無陽陰極之終復為陽之始終始循環變化無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

文言全旨

胡雲峰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通章總是一意不必拘定首釋貞次

釋利又次釋亨末釋元也。以柔靜剛方貫居後而含萬物即柔靜也。有常而化光即剛方也。末以順贊之順非一無所為之謂承天時行無為而無不為乃為順也。此之謂坤道。程敬承曰此章總是贊坤道之順以承天耳。至柔至靜其本體也。承乾而動氣至即發剛只是柔之剛。乃見柔之至承乾之施隨物各賦方只是靜之方。乃見靜之至。惟至柔至靜也。則后而不先為道之常。翁而能含為化之光。要以乾先而坤特代之終。其后得也。順也。乾施而坤因作之成。其化光也亦順也。然則坤道其順乎。其承天而時行着乎。於時行見其剛方於承天以行見其至柔而剛至靜而方。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利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文言復以地道明坤義以申彖傳之意曰坤地也而元亨利貞則坤所以成萬物也。以牝馬之貞言之當其歸根復命時退然無為不任知始之權固至柔矣。然代天有終沛然莫禦動未嘗不剛焉。寂然無事不見造作之迹固至靜矣。然賦形有定確然不移德未嘗不方焉。夫至柔至靜順也而動剛德方則順而健矣。此坤之貞也。由貞而溯其利則見夫乾以美利天下矣。坤則佐之居後為得而主利天下之物者亘萬古而有常焉。又由利而溯其亨則見夫乾以雲雨流形品物矣。坤則佐之含萬物生意而宣洩其化者又光明而莫掩焉。然則坤之道其

順矣乎。蓋先天以有為後天而不為，皆非順也。坤則天有所始，坤即承之以生，不先時有為，亦不後時不為，斯固坤之元直貫於亨利貞而無間也。總之一順矣。

看動字 異

首節就成物時說動，非動關之動氣之入机即動也。德方在動剛後一步，動剛是說化機，方則在物上見。剛方正柔靜之至，不是柔外又有個剛，靜外又有個方。虛齋曰：剛方固是健，皆承乾而來，非自為健也。乃順之健耳。二節就收物時說，後得主利是柔詞，有常是什詞，無專成處即是後得，無作為處即是主利。蓋知始者乾，故坤不得先施，斷制者陽，故陰不得專主。有常是不變也。三節就長物時說，含非飲藏之謂，只是元之後，亨之前，光景耳。化

當

謂化機指在坤者言也。末節就資生時說，總結一順字，承天時行，正是順處。坤合德於乾者，正在此。

程敬承 主此

前講猶分貞利亨元，以便解耳，其實不必拘也。或以二節承柔順三節承剛方亦可。陸庸成曰：柔靜厚德也。坤德惟厚，故化育俱從厚出。然厚中之發生，又總是承天之施，故特別出一時字。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天下事未有不由積漸成者，試以家言之，如為積善之家也，不

惟身受其福。雖子孫必有餘慶矣。如為積不善之家也。不徒災及其身。雖子孫必有餘殃矣。殃之大者。臣弑君子。弑父。撥厥所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必以漸矣。使為君父者。於其漸辨之。何至此極哉。由其分辨之處。而辨之不早。故有弑逆之禍耳。夫一家之禍福。由於積弑逆之大。故生於漸。甚矣微不可不慎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君子之於小人。當辨於微。毋使積漸而著也。

首四句重積字。臣弑以下五句重漸字。謂之漸。則其幾微之闕。有先見而人莫覺者。乃禍福之所由分。而辨不可不早也。此責君子當謹微也。早字重。上辨字是分別之處。下辨字是分辨也。順當慎。着或曰。順即馴。致之義。霜而至冰。惡而至大。皆順長而馴致也。人當辨於早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二之詞曰直方大。直者言此心廓然大公。本體之正也。方者言此心物來順應。裁制之義也。此君子已成之德。大而不孤矣。何以成之哉。君子知敬者。心之主宰。以敬存心。則私意不容。內自直矣。知義者。事之裁制。以義制事。則矯揉不作。外自方矣。敬義既立。則內外交養。理之得於身心者。各極其盛。不期大而大。德不孤矣。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言二有直方大之德。則涵養

純熟矜持渾化不求利乎內與外也自然全體呈露大用顯行坦然而之無疑矣此大而化之之境也何假於習哉

無所回互之謂直以本體言確然不易之謂方以應用言正義是人心生来自有之本體妙用也直方二句是說君子已成之德然

由他有聖修工夫故涵養成就到此敬是精明純一無一毫私念義是把吾心做應事應物之尺寸區處調停無一不合權度也以

字不是着力字非以敬去直力以義去方外內本直敬則本體嘗惺自然不失其直外本方義則妙用時措自然不失其方敬之精

明條理處即是義之整齊嚴肅處即是敬之義原自令一敬倒不得一邊所謂立也立字最難體認人只一心被許多人欲牽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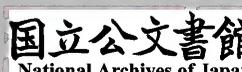
便覺立脚不住內直則旁引不得外方則移動不得不能引與不能移合更無東西走作去處是之謂立敬義既立其德盛矣德不

孤也此所謂大也疑是滯碍也如欲直未能直欲方未能方何等滯碍由工夫未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就是敬義工

夫不疑所行字就是六二之動字則字直說下不作推原蓋方其敬義之初敬有矜持之意義有比擬之迹不免於習而未必

利惟工夫夾持日純日熟至於不孤之地敬無其意義無其迹從心所欲任運而往行何有疑碍而有不利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開口說
一陰字
宜玩惟
陰故宜
含

六三之陰，雖有美德，乃含之，不露以從王事，弗敢專成者，何以故？豈其才不足哉？乃其分所限耳。六三何分耶？以天地言，乃地道也。以夫妻言，乃妻道也。以君臣言，乃臣道也。夫地道不敢專成，惟順承天施而代，之有終也。如是，則妻道可知，况臣道乎？宜含章有終也。

當以含之以從王事為一句，爻言无成，此言弗敢成，盖原其含之，心也。敢字當玩操懿莽温之惡，皆一敢心成之耳。爻言有終，此言代有終，則併其終，亦非坤之所敢有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君子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彼天地變化，世運通泰，則和氣薰蒸。

雖草木無知，亦且蕃盛，况賢人有不出乎？天地閉塞，世運衰微，則道隨時否，賢人為之隱，遯矣。肯輕出以取咎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者，盖言當天地閉塞之時，賢人隱遯之際，謹密而不出耳。

變化閉塞，即數百年內大氣運，乃泰否之謂。草木蕃者，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唐凝菴曰：乾初之隱，於無位，坤四之隱，於有位。無位則在是非得失之外，而不易不成也。易有位，則在是非得失之中，其无咎无譽也難，非其戒慎之心，時刻操持，極其謹密，何以能之？謹非徒能隱其身也，隱其美也。然觀六五方云：正位則知六四亦猶乾之九四，雖出而未當事任，時猶可以括而括也。

不必增
出順空

君子黃金旨 此申文在中也之意。專重黃中。作主通理。黃中自通理也。居體暢發。俱是通理。處惟黃中。故能正位而居體。惟黃中故能暢四肢而發事業。美之至也。極贊中德之妙。不必如時說拘定首二節。祈言末節。合言黃為中。裳為順之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有黃裳之象矣。何取於黃哉。黃者中色也。君子涵養純粹。中德完美。是以中德在中。而統體渾淪。時出不窮。合之盡其大也。脈絡分明。條理不紊。析之極其精也。此取象於黃也。又何取於裳哉。裳者下飾也。六五正人。居之尊位。而居謙冲之體。是

其謙恭下士。不挾貴以驕人也。愷悌臨民。不恃勢而傲物也。此取象於裳也。合而言之。黃中之德。通而且理。何其美也。美德充積於中。而暢於四肢。則溫良樂易。順在一身矣。發於事業。只優游平中。順在治化矣。則所謂美在其中者。原合身心貫德業。以成其美者也。蓋信乎其為通信乎。其為理。豈非美之至哉。所以得元吉矣。

首節蘓紫溪曰。黃土色。居中是歛。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文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備具。故曰通理。通是統體。理是統體之節目。朱子謂冲漠之中。而萬象森然。畢具萬象。畢具處是通。萬象森然。處是理。通理二字。不平。陸氏曰。一

心之內。具有彌綸。方成為中。是至順之所出也。

二節居體以居。人君之體。看更佳。道存謙抑。政尚和平。為上之體。

宜如此也。此帝王執中之治。程敬承曰。正位居體。雖云至順。要以

五居上卦之中。正位乎中也。安見宅中。建極之主。而不御下有

體者。體乃條々件々。恰好正當之謂已。含下面四肢事業。乃居中

之體也。本義下體下字不必泥。

三節承上文來。中美德也。黃而曰中。是美德在中也。在中之美。其

精神盎然。其經緯森然。鬱而必暢。積而必發。四股事業。通理之符

也。無美之美。乃為至美。之至是贊通理之妙。

胡雲峰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內直外方之君

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五之黃。中通理。本於內直外方。故其正

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二之內直外

方。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到五黃中通理。則內外貫通。无所容其

力矣。三雖有美含之。六五文在中。而曰美在其中一也。至於暢

而發。正所謂以時發者也。蓋美積於三之中。發於五之中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為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為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不敢抗陽者。分也。而上何以云戰耶。蓋陰盛之極。勢與陽敵。

此所以必戰也。當其時已無陽矣。而稱龍者何也。蓋天下不可

一日无陽。周公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為以扶陽也。既曰龍

正體
正體
正體

矣。又稱血者何也。蓋陰雖疑於陽，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
為以抑陰也。至於血而曰玄黃，何耶。蓋言陰陽俱傷，天地之色
相雜也。明陰之无利於抗陽也。此固變耳，而原其定分，則天之
色玄地之色黃，豈以雜而變之哉。

天地間陰陽自有定分，陰陽均敵，陰若混於陽矣。然陽終不能无
而陰終未離其類，則分不可易也。天地之雜，陰若雜於陽矣。然天
玄地黃，則分不可易也。戰者，陰亢而陽與之戰也。為字，嫌字皆
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
盛。玄黃雜明陰之無利於亢陽。玄黃分見陰陽之終不可得而易。
陰疑於陽，道其變也。天玄地黃，則至變之中自有不變者。在蓋

陰於是乎終而乾又始矣。蔡汝柎曰：在初曰辨之不早，在上曰
陰疑於陽，辨則不疑，則不辨也。

摠論 程敬承曰：上下皆坤，順之至也。順則利於從陽而不利於
抗陽。初言當慎，防其微也。四言當謹，惧其害也。從陽故三舍其章。
蓋臣子之職不敢成也。抗陽故上疑而戰。然玄黃之分不可易也。
二居下之中而直方合焉。故其道光。五居上之中而通理涵焉。故
其德美。是中也。六順也。倘所謂順之至者，其二五兩爻乎。嘗取坤
之六爻合乾論之，六各有相配者。象潛龍護微陽也。象履霜防微
陰也。謹信蕪成與敬義夾持，寧有二德乎。體乾道而惕，守坤道而
含，寧有二心乎。重剛故當革而疑，故无咎。重陰故當悶而括。

故并元譽九五居乾之位而曰飛龍曰上治乾大之義也六五正坤之位而曰黃裳曰至美坤至之義也陽窮於亢陰窮於戰其窮則變之則通之時乎用九而无首用六而大終其貞復元陰復陽之妙乎合而論之陽欲其常存陰戒其漸盛而坤之六爻猶惓惓謂其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屯

☳上震☶下蒙

☶上艮☳下

陸庸成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

於寅三才之始也惟天地開闢之初而人值其時為洪荒之世故曰屯為混沌之民故曰蒙屯者世之蒙者人之屯可見屯非兵爭雲擾之謂乃未開治之天下故曰草昧蒙非私錮物蔽之謂乃

未學識之赤子故曰童蒙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屯

☳上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下坎上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是天地初闢而大難方殷故名

屯夫屯若難亨矣而苟有能動者經綸其間終當推陷廓清而得元亨然時尚在險遽欲有為以犯大難何以得元亨乎故必從容觀變不可輕試利貞勿用有攸往焉非不為也不妄為也然不建侯為主何以聯屬人心又必求人望而立之君使有統治則屯可濟矣何元亨之不得耶

不可以
貞與建
陰者為
時

屯。就世道言。元亨在能動上取。混沌初開。震為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主初一陽言也。重在利貞。蓋貞正所以善用其動。而建侯正所以善用其貞。所以元亨者在此。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天德也。屯為人道之始。人始生而五性具。故亦有其元亨利貞。但陰陽已具。不可分為四德。有大亨之道。而利於貞耳。惟貞。故能以至正。天下之不正也。不貞非獨苟且。凡躁急不寧耐亦是。利建侯將以求往也。當其時則不可往。得其人則可往。

彖曰合旨。全彖重貞字。建侯正是貞屯者。始難之卦也。天地之始闢。萬物之始生。國家之始造。皆至難之時。故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充。物事之繁劇。亦人之所難處。故又曰屯者盈也。蓋未有

人焉。以經綸之也。故利建侯。利建侯動之大也。貞之道也。經綸之寄也。程敬承曰。彖中連用二動字。總見坎之貴動也。君子經綸正其動乎險中處。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卦名屯者。卦體震陽動陰下。是剛柔始交也。坎陽陷陰中。是難生也。乾坤初闢。即遭世亂。故名屯。何以曰元亨利貞。卦德震動坎險。是當大難方殷。而奮發有為。動乎險中矣。夫能動則才優。經濟故元亨。而在險則時值多艱。宜利貞也。何以利建侯。哉。卦象雷雨交作。滿盈於天地之間。是即屯難之世。天運閉塞。

雜亂晦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立君統治此其時也故濟屯者
 宜建侯以正名分而定天下可也然君侯始立治理猶踈又當
 常存戒懼不可以侯既建而遂以為安也
 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
 得坎為難生合震坎之體而為屯也動乎險中動未便能出險
 之外只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為所束縛耳雷雨之動滿盈是天
 造草昧之象不曰天運而曰天造者始初造出之時也此天地
 始造之時草雜冥昧衆力並爭民無所定宜建侯以收拾人心然
 不可道建侯便了更須戒懼不自以為安寧則可蓋建侯之後尚
 有許多亨屯事業所當竭心力輔真主以而之勿如漢將一立更

始便日夜縱情聲色也必如是而後可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作雜亂晦冥屯之象也其在天下則為大綱未張萬目
 未舉正君子有為之時也故先經以引之正其規模次則綸以
 理之舉其節目此所謂動乎險中也屯難之世不將變為清寧
 乎。

屯難之世人皆惶恐喪沮不敢有為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經
 綸是借用字所謂治亂民猶治亂絲也此開物成務之道綸圖
 為以解世之紛結者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霽經
 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經綸即定天下明名分衷

面事宜串講。國主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所以治屯也。惟不寧。故經綸。

六爻合旨。蘇紫溪曰。夫屯豈易濟哉。無志者既重蒞而喪功。有志者又輕為以取敗。無才者既不足為天下用。其有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人。此屯所以不濟也。三之欲往。豈曰無志而輕舉妄動。是賈禍也。上窮則變。豈曰无時而萎蕩不振。是自貽伊戚也。五則時不利矣。勢不便矣。即有守貞不字之援。而竟不足相濟矣。必也其初之得民乎。其四之求士乎。凡卦必有所主。此卦初為震主。故眾利建之為侯。而諸爻之不從初者。皆不獲吉。惟四求婚媾。而往則吉。无不往也。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則曰

利居貞。五則曰大貞凶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陽居動體。能濟屯者。但屯難之初。未可遽為。故必盤桓而居貞焉。乃為利耳。然惟能居貞。方可有為。故眾共建以為侯。則可以收天下之人望。而成出險之功矣。何利如之。

舊說謂君子濟屯。要有才。有志。有位。有助。初陽是才。而在下則無位。居動體是志。而應陰則無助。以故遲回却顧。象為盤桓。人情到此。便易失守。一失守。非惟無以濟天下。而先失所以濟之具矣。故利居貞。然天造草昧。君子豈能忽然從人望而建以為侯。則可收拾人心。而平世難矣。看來宜一氣說下。盤桓難進。即是居貞。不必

舊說殊費轉灣

道
多一轉建侯正。指居貞之人。眾共建以為侯。非初自建也。居貞
即利貞勿用有攸往。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為侯也。爻
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更無兩樣。程敬承
曰。居貞者時之所限不可躁也。建侯者民之所屬不可違也。建侯
非躁動者所宜。惟居貞者利焉。則居貞乃濟時之本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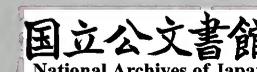
貞者正天下之具。居貞者居之以待時而行耳。非忘世也。故初
雖盤桓而志則在於行正也。惟志欲行正。故能以貴下賤而盡
心力以濟下民之屯。夫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一有聖哲君
子能為之造命立極。孰不望之如父母而來歸。不但得民而且

大得民也。故利建侯也。

張雨若曰。行字對居字說。有。不。欲。屯。膏。之。意。貴以蓋世之德言。下
賤根志行正來。大字從屯字來。所謂今時則易然也。

陸庸成曰。象曰。勿用有攸往。故初之居不輕往也。二之班不得往
也。三之幾不可往也。四之班如而曰往吉者。蓋其求婚媾也。所謂
建侯非乎。求得其人。可以往矣。故象獨以明歸之也。凡陽為馬。初
三五皆陽而乘之者。皆有乘馬之象。故二四上全取焉。

○六二屯如。邋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五君臣正應也。下乘初剛。是時當屯難。或有竊據豪強。欲強
而臣事之。故不能進。與五遇有屯如。邋如。乘馬班如之象。然初



之求非害二也，不過以二德具中正，親之以建功耳，但恐喪其所守，終不能與五遇也。果能守正不許，至於數窮理極，終必君臣相遇，戮力草莽之朝矣。不猶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耶？六二亦欲進以濟屯者，六二之屯乃事之屯，非世道之屯也。為初九難曰屯難而不得進，曰遭乘馬班如，正申屯遭之意。匪寇句非寬初之罪，言來意之厚，見女子不字之難。著十年句，見女子不字之堅，乃字甚有味。非至十年之久，不得字也。貞之至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五相應，理之常也。六二屯如之難者，以乘初剛，故遭非道之求，失其常矣。至於十年乃字，則君臣會合，不亦復其常乎。

二應五而為初所難者，勢逼於近也。以位言，初求二而終與五遇者，理復乎常也。本德來。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既無才德，又無應援，乃不量力，夤率意妄進，益陷於險而已。象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鳥此无他，不知幾故耳。君子知妄行有取，困之幾，不如舍去，寧居貞而已。苟往以求濟，能免林中之陷耶？吝。

即鹿就貪功言，无虞不自度也。有作无虞人重無助，邊看者亦可入於林中，則不可復救，惟當未入之始，幾而舍之。幾字最緊，關與辨之不早，辨字相似，幾正是辨處。三之既困林中，其著者也。當

二之躁
動由居
象極來

六三昧
于居貞
者故醒
之以幾
舍即居
貞也

其无虞即鹿之始。而林中之困已寓。其微者也。幾不在著而在微。禍福分途全在於此。然此幾原非難見。只為心有所迷。當面挫過。故象以從禽二字提醒之。仲虎曰。卦下體震。動也。初利居貞。戒其輕動。二貞不字。喜其不輕動。三不中正。上無應而妄動。幾者動之微。六三互體艮。聖人於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慎之曰。往吝。戒其動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利害之幾。人所易曉。何六三驟進妄行耶。以其心逐於利。便思其害。不顧勢之何如。而冒圖耳。此君子見幾舍而不往。非棄天

下於不顧。正為無其具而欲冒其功。必取困窮也。

從者以身徇之。謂從禽。心貪於功名也。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以大臣任濟屯之責者。陰柔不能以往。為乘馬班如之象。為四計者。惟有求賢而已。初九守正應已。乃四之婚媾也。屈已求之。而往以濟屯。則資其才力以輔不逮。罔弗濟矣。吉无不利。求字最重。初為得民之侯。非俯躬求之。安肯為我用乎。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求賢而往。是知柔德不勝。不自用而用人。可謂明也已矣。四與即鹿无虞者。智愚異矣。故以明贊之。所謂君子幾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有德位。然當屯時。陷於險中。則國勢將危。六二正應才弱。初九得民於下。則人心不屬。故不能拯溺亨屯。以施其膏。澤也。為屯其膏之象。時勢至此。天下事無能為矣。僅以偏安小補。而以正行之。猶可吉耳。安能大有濟乎。蓋恢復之業。恐非屯膏者能為也。雖貞凶。

時說紛紜。有以小大作。小人大人言者。有以小大作屯膏。如節恩澤之小則吉。如鹿臺瓊林之大則凶也。皆不如舊說為妥。但屯膏

新解

作自屯其膏。更佳。非欲施而不得。乃吝嗇而不施也。胡氏曰。六爻惟二五言屯。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可以施而不施。自屯之也。姚承菴曰。五有可施之膏。而屯歛不發。所謂聚財殖貨之君也。于一身之計得矣。如天下之大計。何以小貞吉。形出大貞凶。來無兩意。程敬承曰。君子經綸大人之事。而以望於屯膏之五。必不能也。何者。大事以得人心為本。屯膏則無以收人心。而安能濟大事。小者必正而吉。大事雖正亦凶。甚言不可為也。取象膏者。坎為雨也。屯膏者。居中而掩於上下之二陰也。象曰未光者。九五本陽光。以陷於坎中也。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人君膏澤下民其道乃光若屯其膏則澤壅不流視帝治輝煌者何如所施未光也

施字當澤字者澤不得施即未光非謂得施而但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陽剛在下初之所以得民濟以已也。下求婚媾四之所以往吉助以入也。上六無才無輔人已兩無足恃雖在屯終机將濟矣何救於時事乎。但見憂懼皇人無益於敗亡也。故為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象。

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眾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於險時之已去者也。四應初故乘馬而吉。二應五故乘馬而遭上

乘五故乘馬而泣。泣者無聲而出涕血者出血也。漣如

泣貌此與比後夫凶同。取象血者坎為血卦。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泣血漣如者屯極之時不能轉而為治喪無日矣何可長乎

蒙 ䷃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利貞

卦象有蒙之地卦德有蒙之意故為蒙夫蒙者其知若蔽似難亨矣然混沌未鑿而真明可達有亨之理焉然蒙者之得亨以明者之善教耳使蒙不我求而我告之是為枉教求之不誠而我告之是為輕教求之既誠而告不以正是為繆教蒙可得亨



乎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則自重而不枉教而蒙可亨必初則告再三瀆則不告則迎機而不輕教而蒙可亨又必其所告者皆啓之以真明保其天性不以曲學散渾一之機則養正而不繆教而蒙可亨是蒙之亨皆緣教之善也

蒙字不可看得不好

如處全在童字

釋而未達曰蒙亨蒙者亨也不終於蒙也匪我以下皆發蒙事蒙所以得亨也童字最好通節只是全得童蒙之初體而已程敬承曰童蒙求我蒙非童不求也初益告蒙非童不初也曰利貞蒙非童不能範之于正也此雖是語教者亨蒙之道其實蒙惟童則亨此童蒙所以吉也

按蒙者人之初未彫琢其可開發處正在此故發蒙者非能有

加於蒙也蒙者所性不昧皆欲自明如鄙夫之問正其志應而求我之處且天性所鼓動者自有一段懇切的意思初益初字最重蒙之初心惟一者誠也再三則非一之初矣真已鑿而失之瀆矣然而不告未必非教也楊誠齋曰初益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貞就良心上說是童蒙原有的養之勿使壞于邪也鄭氏曰蒙而未明固有時明而用之于非正遂與聖人分途故作聖之功在此養正也取象瀆者坎為水為瀆者衆水所歸煩雜混淆之意人心混淆則再三矣

象曰合吉 全象要看得蒙體即聖體而得力在亨行時中蓋非

亨行必不能養正。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之也。陸庸成曰：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初心至一聖人之全體已骸而領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險之處逢不竭之源。即止之處寓不迂之極。故爻曰發蒙。發其在。中者。使著耳。曰包蒙。包其所固有者。使自得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就童心可証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者也。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得其時之中則不行。時中者乘其鬱極所通。而施當其機。因其深淺而各隨其候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剛中如二者不能矣。養正之功。全是強育。机括。非督責之謂。故狀蒙之象。則曰山下有險。象蒙之功。則曰

山下出泉。出於山下。其源也。達於四海。其流也。聖功不於其流。於其源。此果行育德之功。養之必於蒙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為蒙者。蓋卦象山下有險。是上峻以絕。下沮以深。莫知所行。蒙之地也。卦德險而止。是心既暗昧。行又膠固。蒙之意也。在人則為知能方蒙而未啓。故名蒙。蒙何以亨也。以九二德足。亨人之蒙。而教之所施。適當其可以亨行時中也。何以見之。如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以五之志應於二。因其應而與之。

非有求於蒙也。否則為枉教矣。如所謂初筮告者，以九二剛中。剛則敷教有具，中則施教有節，故必待其誠而告之也。否則為瀆蒙矣。至謂之曰利貞，則因其求之誠而告之者，無非開豁其知能之良，而聖人之無不知無不能者，功即在是矣。此以作聖之功迪之也。夫必待求而應，必待誠而告，則時中之教也。而告之者，莫非至正之道，作聖之功，則亨行之實矣。蒙亨以此首節山下二句，程傳作一意者，謂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蒙然不知所向，蓋非愚昧之蒙，乃童稚之蒙也。今依本義作二意，首句為蒙象，下句為蒙意。但二句不可對首句，不過引起下句耳。而下句貼蒙者身上說，方不犯重。彥陵氏曰：人心惟危，知識稍開，便墮深慙，而內良為止，則純一未發，不為物欲陷溺，故成其為蒙。

二節主明者言，重亨行句，蒙雖知識未開，而天真具在，有可亨之道焉。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中耳。下文俱是亨行時中處。志應只是五之志應二。然君子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但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故下一應字，剛中不分更佳。剛而且中，自然告而有節，而瀆則不告可知矣。中即未發之體，無心之机，懸以待人聽其自取。譬如洪鐘虛懸，實叩則應，未有誠心求之而不竭者。瀆蒙者，初筮而告，發其未發之初心也。再三則心非其初矣。如能靜以待之，猶有可清之理。若彼瀆而我復以言瀆之，難以導而還於一矣。故惟不告則不瀆，不瀆其心，使之一於誠也。不屑之教不

可謂非亨蒙之道也。養正即是聖功，非他日也。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全重蒙字。蒙初自有良知良能，元來是正的。養者，養此也。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蒙心完然一聖人，聖人亦不失其蒙心而已。程子曰：人皆知學為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於正，却不知惟養正於蒙，纔是聖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源未遠，其流未達，蒙之象也。君子觀其流未達而有必達之勢，則以之果決其行，更觀其源未遠而有可養之機，尤以之涵育其德，果決而加之，涵養則其體盛而其用周，作聖即在是矣。自養其蒙之道也。

聖者德
與養正
相合

不曰水而曰泉，正是有源之水。且水之初出，其水最清，不失坎之真體。正如赤子時節，故曰蒙。果行育德，不可平對，宜重育德。過真而山曰泉之始出也，消一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靜止，故泉之出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育者靜止意也。育其所本有，猶泉之本生者，乃德也。果者剛也。育者中也。初則果，再三則不果。一則育，二三則不育。潘雪松曰：天命之性，山下之泉也。溥博淵泉，盡性之事也。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虛齋曰：揚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發蒙教之豫也。包蒙容之廣也。發之弗俞，容之弗入，則用擊。亦道之順也。此為教者言也。若以受教者論，五之童蒙赤子而可作聖者也。初六蒙始而易開，法猶可懲也。六四蒙困而思憤，机猶可通也。獨六三救於利欲，童心盡喪，蒙質盡漓。發之不可容之不可，象取勿用，棄之也。不屑之教是教之又一術也。擊者正擊此耳。

○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以六居初，蒙之甚也。然氣稟雖拘而世味未深，其真心可開。發者君子遇此當發其蒙，然以最下之資，非用刑人莫知警也。故利用刑人，然而刑不可專用也。說桎梏以俟其悟可矣。若執此以往，寧無愧於亨行時中之道乎？吝。

此發蒙之初教法如此。重初字，初六之蒙乃真性未鑿者。發蒙者，發其初心也。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乃亨行時中處，即剛中也。吝者鄙其教未盡善耳。敬承曰：蒙之初曰發蒙，初故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彖云養正而初曰正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意自寓于法中矣。用刑人果行之道，說桎梏育德之道。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聖功攸始，不正法無以發蒙，不用刑何以正法。故箕楚之威，非暴也。於以正其教法，使心有警畏而教易入也。

法即規矩準繩法正而後教行慎初所以保終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為卦主是大君命以掌邦教也然剛而不過則敷教在寬有教無類如包蒙然而賢愚僉受益矣吉且包蒙之中雖質有昏愚亦兼收不遺如納婦然而不肖均荷曲成矣吉此則能任上事克盡臣職不猶子克家乎

潘雪松曰九二得中所謂以亨行時中者也發蒙全貴能養包蒙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合而巽入之吉道也納婦者又包蒙中抽出一項所以明包蒙之意專就惡邊言二吉字就言曲成不遺故兩稱吉而以子克家與之愚見此節二應五蒙宜

指五通節以啓沃君心言更與卦首相合取象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六五性陰有蒙象陰陽應有婦象位尊有父象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克家者豈徒才所能致亦以二剛而五以柔接之耳是人君委任極專故二得行剛中之道以成發蒙之功也

此正五之志應處接不但禮貌直是順以巽之謂。頑卿曰人之至親無如一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蒙者之不能克家

重柔接亦由二之剛得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女可取者以不失身蒙可教者以未喪心蒙如六三君子亦棄之而已不欲置之包納中也如勿用取女焉何也以其狗欲喪心如女子見利失身取而發之紙傷吾教何所利哉
二包蒙如納婦得亨蒙之道也蒙如六三發之不能包之不可非可納之婦矣故戒之曰勿用取女示不屑之教也蓋質弱者猶可教而為利誘者難與入道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何以勿用取女哉蓋其縱欲喪心自暴自棄而行已不順也如是之人上且擊之二何取哉

順不必作慎字看蘓氏曰蒙卦凡三言順五之順在彼人上之順在禦寇若為利欲所誘則本性之拂逆多矣赤子之順乎性者也利欲之誘逆乎性者也
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蓋蒙者氣稟雖蔽而真性猶存若喪心則并失其蒙矣故不言蒙

○六四困蒙吝

六四既遠於陽無嚴禪之師又無正應無切磋之友因衡而不能振困於蒙者也何吝如之

言外要
他求通
困之法

質卿曰欲自振之則限於師反之无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思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即為鄙吝然知困亦一機矣止曰吝者蒙體猶存也苟能陰師取友則困知者與生知學知者豈有二哉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九二有陽剛之實德足以發蒙四獨遠之是自外於賢人君子果行育德誰與迪之故困吝

曰獨遠見他爻不然實陽也指二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一真不鑿多欲未萌虚心受教童

蒙之象也則賢人得盡師保之功而君德成矣吉

童非幼小也取其純一無偽之心也楊敬仲曰童蒙是內無知識之萌外無聞見之雜蒙者之求而有初筮之誠者也好處全在一童字惟童故赤子可以作聖亦惟童故能虚心一志以聽九二唐疑菴曰童蒙不待擊上不必更有所開發只保其本然遂可為聖矣故吉取象童艮為少男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之吉以順德在五而惟賢人君子之是巽也

順是赤子之本性惟順故巽所以能一心以聽受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卦內三
順字俱
一樣解

下有根
擊蒙
未真

上九治蒙過剛為擊蒙之象夫發蒙至於用擊似乎施以難堪
有害於蒙而為寇也。不利矣。但由此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
擊之者所以成之也。得養正之宜矣。何不利耶。

擊是威嚴意非鞭朴也。擊蒙即是為寇為寇之寇在我禦寇之寇
在蒙玩利禦寇句則擊蒙不可說壞了。還是擊所當擊。蓋包者容
其發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蚤而包之之極。然
猶蒙而不化。則不得不擊之矣。時講擊蒙謂不當擊。不利句謂責
以難知難行。甚不合旨。張甫陽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
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包荒則
教寬而有。三匪人間之于中。即治之以猛。凶相濟以成。教者也。

或曰擊蒙擊三也。三陰柔不正。心寇也。為寇不利於蒙。故擊之。擊
者攻而禦之也。寇禦則蒙利矣。取象三坎為盜而上應之。有寇
象。艮止能止坎水。有禦寇象。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利用禦寇者。蓋以嚴禦寇。上之教者順蒙。且因其嚴而禦寇。下
之學者心順也。上之順非益其所本無。下之順乃還其所本有。
所以為利。

程敬承曰。蒙之初利用法。防寇於早也。法而曰正。雖過督不妨教
化矣。蒙之極利用擊。持法於終也。擊而曰順。雖過剛不碍包容矣。
發蒙者利於初。過此以往。其習已深。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

正然會通
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於後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



